

T1035/2303(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九卷佛大學哈佛東京

後吾 焦 圖書館 校正 印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嶠 朱之蕃 圈點

呂氏春秋

本生

始生之者。人地養成之人者也。始初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撻之

謂天子。撻猶戾也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故者也。全猶順也天性也故事也此官

之所自立也。官正也立官者。以全生也。生性也今世之惑主。主謂王也

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為立之矣。多立官致任不肖人亂象於度故以害生也失其所

湯賓尹曰治紀
正月亦春秋夏
時冠周月意也
首原順時養性
之本後言天和
神全之道若人
者宜為一通蓋
之座右

趙以失曰以物
喻性得之于盡
子之論

馮叙吉曰聲色
臭味氣質之性
乃有伐性之物
故斗論詳之

為立官之法也譬之若脩兵者以備寇也。今脩兵而反以自故則亦失

所為脩之矣。若秦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所亦失其所為修兵之法也夫水之性清

土者相之故不得清。相讀曰骨人之性壽物者相之故不得壽

相亂也亂之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物者貨賄所使夭折也

人貪欲過制者多所以取猶故曰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夫無為者不以

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若以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為君悖以

此為臣亂以此為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假令有幸且猶危病者

也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慊快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以

故不當聽也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以

當視也也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以

也也老子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色亂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

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

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惑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道焉道流

禁也也道焉性惡得不傷惡安也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

中招擲的也衆人所見會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章

貌故生也以便一生生無不長便利也利其生故聖人之制萬物

也以全其天也天身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耳鼻臭矣口

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法天不言四

不謀而當不慮而得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精通乎天

也也信也不謀而當不慮而得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精通乎天

也也信也不謀而當不慮而得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精通乎天

也也信也不謀而當不慮而得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精通乎天

也也信也不謀而當不慮而得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精通乎天

表了凡曰聲色
滋味所以養性
然貪欲過制以
性養物則反以
取禍聖人不以
身役物故不使
於性則則離而
去之輕重之分
較然也

生制石曰養生
者欲長生久視
只是善其志也
滋味之故使物
不沮於欲之不
亂于物故曰善
之又善亦無善
高之既無迺登
無極長生之道

却不出此 即守益曰此下 是天和神全之 妙清之所感潛 天而天替地而 地可上可下不 驕不悞德行升 隆無所虧駟故 曰德

受猶承也 若天地然 其德如天無不覆如地無 不載故曰若天地然也 上為天子而不

全德之人 其德行升降無 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 不知持 盈止足

之道以至破亡故 知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 賤

無勢不能致情欲之物故曰難也於禮 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

以自佚 門用輦此驕佚之務也 命之曰招蹙之機 招至也蹙

位也乘輦于宮中遊翔于至蹙機故曰務以自 肥肉厚酒務以

相疆命之曰爛湯之食 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文曰不為 之食也 靡粍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斤 靡

不務也 結齒詩所謂齒如鞞犀者也 鄭國淫辟男女私會于漆 洧之上 有綯吟之樂 芍藥之和 昔者殷紂使樂師作朝歌北 鄙 靡之樂 以為淫亂 武王伐射樂師抱其樂器自投濮水之中 暨衛靈公北朝於晉宿於濮上夜聞水中有器之音 迺使師 洧以琴寫其音 靈公至晉 國晉平公作樂 公曰寡人得新聲請 以樂君 遂使洧作之 平公大說 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 紂 之大師 以此音自投於濮水 得此聲必於濮水之上 地在 衛 因曰鄭衛之音 以其淫辟 滅亡故曰伐性之斧者也 三患

朱之蕃曰中殿 之語而詞氣更 雅健高古為萬 世文字之祖

謂堯時方因善 堯舜時舉陶周時伯夷漢時四 皓皆不肯富貴 高位實疾顛故曰重生故也 非夸以名也為 其實也 以為其可以全生保性之實也 則此論之不可不察 也 論此上句貴賤福 福不可不察也

者富貴之所致也 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 由重生故也 古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王元澤曰鼓暑乃無日枕子以糠愛迷于目非利之也查者不聞雷之聲及徐未窺見于堂前人之大惑弗知慎者極懇切迫真

無為不尚此三者故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

慎之何益雖慎之猶見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

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師瞽師目

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言不能

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

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太惑已之所是衆人之所非也故曰未嘗

以此求同于已者也是非已之所非而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禍

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以其天之所禍也不

故曰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召致也以壽長至常亦

朱之潘三又氣頓性如游龍不可則占所謂一字千金人不能變易者正以此耳

然亦以仁義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所召仁與仁

仁義壽長自至故曰不我所召也召之者則其至不可禁矣湯

非已其與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此論不可不熟熟猶

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逆也鳥獲秦武王力士也能

也使五尺堅子引其椹而牛怒所以之順也恣後也世之人主

貴人人主謂王者諸侯也無賢不尚莫不歆長生久視視活而

日逆其生欲之何益五者貴人用行淫侈縱欲暴虐反戾天常

長生若鳥獲多力倒引牛尾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

欲也欲情也故聖人必先適欲適猶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

吳默曰一轉折說到人主上見風雲變態之妙

王元澤曰原先王之要道見人君之所當法

申時行曰五者之物足以養性聖主未嘗廢之但適其情性而已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煇熱節乎性也

陰則蹇蹇逆寒疾也多陽則痿痿能行也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患害是也

故先王不處大室為蹇疾也不為高臺為痿疾也味不衆為傷胃也衣不煇

熱煇讀曰重厚也煇熱則理寒理寒脈理閉結也理寒則氣不達達通也味不

珍則胃充充滿也胃充則中大鞅鞅讀曰薄中大鞅而氣不達不達壅閉也以此長生可得乎言不昔先聖王之

為園囿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詩云王在靈囿樹菓曰園

詩曰園有樹挑有水曰池可以遊觀娛志故曰足以勞形而已矣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一作

燥濕而已矣宮廟也室寢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築土方而高曰臺有屋曰榭燥謂陽炎濕謂雨露故曰

足以備其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馳讀如詩地之不言之地同禮采人掌玉之夫飲水漿醴

食醴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

涼襲醴也又酒正二曰醴齊醴者以釀與黍相體不以麴也獨而緝耳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

性自娛而已矣聲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色青黃赤白黑也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

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于性也節猶和也適其情性而已不過制也夫其得之以

其失之必以徧也

徧無黨

徧無頗

徧無王

徧無

徧無

得實尹曰老可者無不疎敬收只一句令人猛省蓋極警策也



申時行曰五者之物足以養性
聖主未嘗廢
但商其情
已不

為國園池也
詩曰園有樹
遊觀
故曰

飛致劍而雷費也
得乎哉也
卦而曰不
豈味也
其辭謂
雨露故曰

卦自致而曰矣
卦五音宮商角徵羽
其為聖王之所以養也

卦與泰
卦不
卦而
卦其

卦與泰
卦不
卦而
卦其

貴公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也
公則天下平矣也
平和
平得

於公也
嘗試觀於上志也
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

公其失之必以徧也
凡主之立也生於公也
故洪範曰

無徧無黨王道蕩蕩
無徧無頗遵王之義也
義法

無或作好遵王之道
無或作惡遵王之路也
惡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天下之天下也
德是故曰天下

陰陽之和
不長一類
其露時雨不私一物
萬民之主

不阿一人
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
伯禽周公子也成王封

周公曰利而勿利也
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

姜實曰經云案
矩平天下之要
道推已及人即
公心也此一篇
之大

支道林曰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
故曰天下之天
下又不阿一人
者方可為天下
主

於魯
俾侯
於魯

二九二

呂吉甫曰治天下付之自然一無容心此謂大公

又曰萬物被其澤而不知其然乃語至公

汪鳴鸞曰引桓公用公而伯以私而敗

汪鳴鸞曰叙問答處文法變如游龍猶雅絕高古可法

遺失也 曰荆人遺人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

可矣言人得之而已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

公矣公正也言天下得之而已何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

知其所由始由始也萬物皆象天地之澤而得其利若堯時父

後始也此三皇五帝之德也三皇五帝德大能法天地民人被

也老子云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之謂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矣

也清甚國人弗諱清亦病也按公羊傳曰大青者何大寡人將

誰屬國屬托管仲對曰昔者臣竭力盡智猶未足以知之也

也以知全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也桓公曰此大事也願

仲父之教寡人也教猶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言欲相公曰鮑

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夷吾管仲名鮑叔牙

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也比方一聞人之過

終身不忘念人之過必忘人之功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

為人也上志而下求志上世賢人而學之也求猶問也論語醜

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自醜其德不如黃帝詩云高山仰止

其於國也有不聞也不求聞其善也志其於物也

有不知也物事也非其職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務在濟民求見

至而見之也此勿已乎則隰朋可也言可夫相大官也處大官

者不欲小察察苛不欲小智智則好智小故曰大匠不斷

也總說隰朋所行

也

也

也

也

呂吉甫云總收上意而斷其當公極凱切

湯賓天曰結語蒼古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有無限意味

模範而已不復自斲削也 **大庖不豆** 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簠簋籩豆也 **大勇不鬪**

大勇之人折衝千里而能服遠不復自鬪也 **大兵不寇** 寇害也若武王之伐紂掃除無道釋箕子之囚朝成湯之廟撫殷之民桓公行公去私惡 於人之過無所念無所私也故曰去私也 **用管子而**

為五伯長 長上也 **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 豎刁易牙之諛不正適

長其死也國亂民擾五子爭立無主喪六十日乃殯至使蟲流出戶也 **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

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 用私以敗用公則濟 **日醉而飾服** 飾讀曰敕禮喪飲酒食

肉而日醉於飲整喪紀云無目欲視青黃無耳欲聽官商 **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

為 舜猶不能為而况凡人乎

論人

主道約君守近 近者守之於身也 **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

遠者其推之彌疏 索求也彌益也 **其求之彌彊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

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知謀去巧故 釋亦去也巧故偽詐也 **而游意乎無**

窮之次 舍事心乎自然之塗 事治也自然無為塗道也 **若此則無以害其天**

矣 身天 **無以害其天則知精** 精明也 **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

也 凡彼萬形得一後成 天道生萬物萬物得乃後成也 **故知一則應物變化**

濶大淵深不可測也 測盡也 **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 息滅也

蒙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 塞遏也 **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

收也 收守也 **故知一則復歸於樸** 樸本也 **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

李士表曰通故俱是解釋太上

反已一句而得一知已一字始

終不放下是其根底究竟字眼

陳詳道曰語意精絕至今來其

餘曠猶能會其人口

諸伯秀曰解脫考莊出來故超

中絕塵不襲人間理火氣

吳儔曰知一則應物以下俱是能反諸已之效

如層巒疊嶂出知

驚濤怒浪無一字憚急無一字塵埃愈讀而一可善

王元澤曰知道之言非文人語也

趙以夫曰文悅浩蕩楚備奇絕

申時行曰數陳爛然机甚錯綜

何孟春曰言滿天下無口過此之謂也

王真中曰故知一以下數句擱截上意不如此便傾瀉無收拾矣

王維禎曰明足以察負伎故任

可得也不可得使多欲厚自養也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

也離世不群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不可無威故知知

一則可動作當務興時周旋不可極也窮舉錯以數取與遵理

不可惑也核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遺失也孝經曰言滿

也革也說人困窮賢者遂與不可匿也匿猶故知知一則若天地

然則何事之不勝勝猶何物之不應應當譬之若街反諸已則

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罷倦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為在一作

人故曰殺慘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亡主若桀紂者也且罪

不自覺如也而三代之興王以罪為在已故曰功而不衰以至

於王三代禹湯文王也日行其民人之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

智殊殊異賢不肖異皆巧言辨辭以自防禦防禦此不肖王之所

以亂也亂惑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通達也孟子云達則兼

則觀其所進進薦也堯薦舜薦禹傳曰善進善不善薦由至

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養則善賢也行則止則觀其所

好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義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

為不受非其類喜之以驗其守守謂樂之以驗其辭辭怒之以

驗其節節性懼之以驗其特特獨也惟哀之以驗其人人人可哀

苦之以驗其志鑽堅攻難不成不止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

論人也論猶論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親也四隱何

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

人不惑若已無知人之明徒求之干人則巧言偏詞之徒不至于惑主心者哉何人耶陶望齡曰魏季克教文侯卜相與此一樣文体通達也

因如霖曰議論詳悉無能出其

陳詳道曰八親六驗六戚四隱眼目俱前人未嘗道出有創特見

王荆石曰意甚為簡語詞安頓

有許多敬長策
馮叙吉述雨一
警猶絕精奇鬼

六親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言
之。譬之若逃雨汗無之而非是。皆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盡

有許多敬長策
馮叙吉述雨一
警猶絕精奇鬼
六親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言
之。譬之若逃雨汗無之而非是。皆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盡

尊師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悉姓諸名也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

師伯招帝堯師子州。一作友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小

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

師咎犯隨會。咎犯孤偃也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百里奚故

公枝大夫。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沈縣大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

文之儀。文氏之儀名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范蠡字少伯楚人也

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

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至於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

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所以絕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

陳後山後人勸
學父云大而
知學無物堪
論若此於草木
草有云芝木有
椿若此于禽獸
禽有鸞鳳豈有
麟若此於董玉
董滋五谷土養

六此云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聾無能所聞也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盲無所見

也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爽病無所別也使其心可以知不

學其知不若狂闡行妄發之謂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

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敗敗也子張魯之郟家也郟小也顏涿

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駟齊也學於

子夏子夏孔子弟子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其暴指於鄉曲

所斥也學於子墨子墨翟索廬參東方之鉅狡也鉅大狡猾學於禽滑

黎禽滑黎墨子弟子一作禽滑此六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

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壽年也王公大人從而

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學以致之無鬼禮也故曰得之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

營惑疾諷誦力謹司聞司觀驩愉問書意視師權悅以問書意順耳目不

逆志不自于逆力學之志退思慮求所謂求所思慮是而行之時辨說以論道辨別道之

不苟辨必中法不肯苟辨友是為非言中法制得之無矜失之無慙矜自伐無慙恠

也必反其本本謂本性也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貴尚也死則

敬祭敬祭之術一作崇節為務四時之節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園疾

灑澆務種樹唐池呂壅水圃也織葩獲結置網捆蒲葦之田野力

耕耘事五穀事治也如山林入川澤如往也川澤有水故言入也取魚鱉龜求鳥

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一作慎駕術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

必蠲潔蠲字一作祭蠲讀曰圭也善調和務其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

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

劉堅曰尊師不在虛文上如曾子之自傳不習乎之意此論學務進業一段俱是守其師說不負所傳故未結云所以尊師

呂吉甫曰此段却是教人下手用功處縷之陳述句法悉模此苟卿而情采過之

營惑疾諷誦力謹司聞司觀驩愉問書意視師權悅以問書意順耳目不

逆志不自于逆力學之志退思慮求所謂求所思慮是而行之時辨說以論道辨別道之

白便有羞落

論明聽後必盡力以充明聽後師聽後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

稱師命之曰叛背戾也叛渙也言學者聽後不盡其力皆叛之

人貧主弗內之於朝明賢君子不與交友不與皆叛之故教也者

蒙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

莫大於教以仁義之利教然後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

大於學成身遂為君子以致身成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人

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為天下正矣

天下正者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

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

入大學祭先聖則蓋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大學明

侈樂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以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

知其所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

棄寶者必離其咎寶重也咎殃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

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老子曰多藏厚則失寶之

情矣情實也亂世之樂與此同同於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

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

搖蕩生則可笑生性也以此為樂則不樂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

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

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鍾磬管籥之音以鉅

湯賈子曰大樂以和民清治之隆替係之故樂之休而民情之憂各甚頓殊者無他止之所感者異耳豈曰聲音而已哉此其處包括殆盡

支道林曰自古

至王作樂以振

淹滯以宣淫聲

無有詭異現奇

之務仁交新聲

古樂不依備木
其也樂紉侵樂
說珠璣斯已
極矣
危無隱曰千鍾
大呂亞音皆著
國之侈樂

即守益曰治國
之音和以樂乳
國之音哀以傷
樂哀以傷則又
而貪鄙浮亂之
心淫泆姦詐之
事推原其始由
于老歎無窮故
也

為美大鉅以衆為觀做詭殊瑰耳未嘗聞目未嘗見始作詭

異瑰奇之樂故耳未嘗聞目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

也作為千鍾鍾律名齊之衰也作為大呂大呂陰呂楚之衰也作

為巫音女曰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

其樂不樂非正樂故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怨悲其王

之適樂也若冰之與炎日反以自兵兵災此生乎不知樂之情

而以侈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体之有情性也有

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適中凡養

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長生也

者其身因靜或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遂返制乎嗜欲為嗜

制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身天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

翻浮亂之心淫佚女效詐之事矣故疆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

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徒歎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

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采陰氣以定群生士達朱襄昔葛

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足猶操足闋終也一曰

動名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

而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一作會數之極昔陶唐

八曰...

...

...

...

完無隱曰十鍾
大呂玉音者
月之及樂

外守壹曰治國
之音和以樂

心聲失其始由
于者故其終由

未嘗見日未嘗見月亦未嘗見日月故曰務相通
也作為十鍾律律亦之衰也作為大呂
為正音也後則後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
其樂不樂也若水之與火日反以自兵也此生子不知樂之情
而以後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
卦卦者卦必於地土矣
也

也作為十鍾律律亦之衰也作為大呂
為正音也後則後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
其樂不樂也若水之與火日反以自兵也此生子不知樂之情
而以後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
卦卦者卦必於地土矣

也作為十鍾律律亦之衰也作為大呂
為正音也後則後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
其樂不樂也若水之與火日反以自兵也此生子不知樂之情
而以後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
卦卦者卦必於地土矣

也作為十鍾律律亦之衰也作為大呂
為正音也後則後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
其樂不樂也若水之與火日反以自兵也此生子不知樂之情
而以後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
卦卦者卦必於地土矣

也作為十鍾律律亦之衰也作為大呂
為正音也後則後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
其樂不樂也若水之與火日反以自兵也此生子不知樂之情
而以後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
卦卦者卦必於地土矣

也作為十鍾律律亦之衰也作為大呂
為正音也後則後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
其樂不樂也若水之與火日反以自兵也此生子不知樂之情
而以後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
卦卦者卦必於地土矣

也作為十鍾律律亦之衰也作為大呂
為正音也後則後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
其樂不樂也若水之與火日反以自兵也此生子不知樂之情
而以後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
卦卦者卦必於地土矣

也作為十鍾律律亦之衰也作為大呂
為正音也後則後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
其樂不樂也若水之與火日反以自兵也此生子不知樂之情
而以後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
卦卦者卦必於地土矣

也作為十鍾律律亦之衰也作為大呂
為正音也後則後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
其樂不樂也若水之與火日反以自兵也此生子不知樂之情
而以後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
卦卦者卦必於地土矣

也作為十鍾律律亦之衰也作為大呂
為正音也後則後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
其樂不樂也若水之與火日反以自兵也此生子不知樂之情
而以後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
卦卦者卦必於地土矣

古樂

樂所由來者尚也。尚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
節適也侈大也

也。正雅也賢者以昌不肖者以凶。昌盛也凶滅也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

也。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別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解落也

核曰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采陰氣以定群生。士達朱襄氏之臣昔葛

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葛天氏古帝名投足猶牒足闋終也一曰

載名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

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一作禽獸之極上皆樂之八篇名也昔陶唐

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陶唐氏堯之號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故有洪水之災

塞不行其次民氣鬱閉而滯著。閉讀曰遏筋骨瑟縮不達故作

王世貞曰賢者以心之和達于聲音不賢者以聲音以適吾心之故此所以有正有淫之不同

朱之番曰原古制樂之意無非為民之義見樂為致治之本非娛心志已也

焦竑曰黃鐘為聲氣之元故十二律皆星於此

汪鳴鳶曰歷叙古帝王作樂之始井然有條而又法變幻奇甚曾觀不見重復

為舜以宣導之通宣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黃帝臣伶倫自大夏

之西大夏西方之山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山名北曰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

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竹生谿谷者取其厚鈞其長三寸九分

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斷竹長三十九分次吹日舍少次制十

二筒六律六宮各有管故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

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共黃鐘之宮法鳳之雌雄故律有黃鐘之

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陰陽上下相生故曰

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一作鑄十二鐘以和五音

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奏十二鐘樂名之為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虞若空桑乃登為帝惟天

之合正風乃行惟天之合德與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

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八風八卦之風命之曰承雲以祭上

帝上帝昊乃令鰓先為樂倡倡始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擊鼓

其音英英和帝嚳命咸黑作為聲一作歌九招六列八英有隄

作為鞀鼓鐻磬吹參管鐘虡鞀稚鐘帝嚳乃令人抃以兩手相擊曰抃

或鼓鞀擊鐘磬吹參管虡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

以康帝德康安帝堯立乃命質一作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

以歌質當乃以麋鞀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

之音以致舞百獸音當乃辨五弦之瑟辨你以為十五弦之瑟

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辨鞀之竹為瑟益之八

陶望齡曰孔子云獨樂無謂為世善盡美矣全以其備歷代之完音而加以至神之精神太和元氣奉于此也

董其昌曰成湯
代罪弔民其功
為大樂其盛也
而始干戈以除
大亂故曰道有
慙德

翁正春曰周公
制禮作樂而啟
化大行故叙樂
日黃帝以正干
司公見樂之所
由來者久矣

弦以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

德招列英皆樂名也帝謂舜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勤愛通大川决壅塞鑿

龍門降通滂水以導河决壅塞故鑿龍門也降大滂流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

以利黔首於是命臯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招其功九成九殷湯變招明

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

是率六州以討一作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伊

為大護歌晨露備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大護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美善也周文

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文王古公亶父之孫王季歷之子也古公避德嚳之難邑

於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為天子號也淫通翼佐三淫謂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割孕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

佐文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王也論語曰文王為西伯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

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未至殷都而勝紂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

周公為作大武大武周樂成王立紂民反反王命周公踐伐之踐商

人服豕為雲於東夷象獸名也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

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為一世之所造也

吳默曰故樂二
句總收一篇之
意該恬無遺



民一段心事而
戰兢惕勵之至
意宛如目覩
左氏妙訣也

田大年曰收一

知其極杜猶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

東西南北不出國郊邑外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

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

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

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

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重猶益也

他人是益吾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

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飭讀如勸幣帛以禮

豪士幣圭璧帛玄纁也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一作群臣無

幾何疾乃止止除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

田大年曰收一
司有闕捷最為

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翦除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景公元公佐之子樂熒惑五星之公懼

召子常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常子之大史能子常曰熒

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

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傳曰后非衆無以守子常曰

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邑故曰將誰為君乎子常曰

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飢穀不熟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

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傳曰衆非元后何戴是寡人之

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常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

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

陶望齡曰文法
頓挫古雅周匝
最善於敘事者

焦竑曰歲害數
句衆公一段為
民之心描摸

陳詳道曰音峰
叠見睹之令人
不暇應接

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

賞。榮惑有三徙舍。行七星。星宿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

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以德復星也。徙三舍。固其理也。死

歲誘無聞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榮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

臣乃徙三舍

臣乃徙三舍

臣乃徙三舍

臣乃徙三舍

臣乃徙三舍

臣乃徙三舍

振亂

當今之世濁甚矣。濁亂也。君肆害不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民

之若毒不可復增加天子既絕賢者廢伏。絕若三代之未祚數盡世主恣

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主亂主也。亂政亟行與民世有

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賢主治主也。秀士治士

相離怨而舍之也。必舉兵誅之。誅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

其君弔其民。故曰其兵為之義也。且辱者也。而榮榮光且苦者也。而逸民見弔

也。治主之辜。故其且苦者也。而逸民見弔世主恣行

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况於不肖者乎。遭恣行

凡之人將逃而去之。不能顧其親戚也。又况下故義兵至則世

辛

鄧子玄曰此段
慨時傷世令人
觸目悻心

王維禎曰亂政
亟行與民相違
黔首懷怨無所

控告賢主秀士
如湯之于伊尹
武王之于太公

是也察恣行之
主與民相離怨
而捨之必舉兵

加之誅其君而
吊其民可矣

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辛

馮叙吉曰秦以戰伐而成功故此論善攻伐而少救守

王荆石曰句法文法怪怪奇詭端倪莫狀

能得其有也其親不能禁止其子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知長有道而息無

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

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

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

實也攻伐欲陷人救守與完人其實一也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守欲全人故取舍人異以辨說

去之綏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論說事情固不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為誣

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辨無所能施故謂之無用是非其所取

之以禮義也危之乃危亡之道也故曰安之反危也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

說為深說若是者為天下之患為黔首之害深而大也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

以不孰察此論也論猶別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

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厚重也禁之者

禁止也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

遂猶長也也凡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惡猶畏也所以斷有

道行有義者為其賞也勸讀曰祈或作勤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

雖存幸耳賞之非也而有道行一窮窮者罰之也雖窮不幸耳賞不善而

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治整也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

為大論若是者賞所當罰罰所當賞者是以亂天下而害黔首最為大也

褚伯秀曰收轉攻無道罰不義意極含蓄而委婉可觀

節子玄曰結蘄起語有情

論語集注

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

懷寵

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

必當義然後議議言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

益行義美一命為士民士民義理之道彰則雲暴姦詐侵奪之

術息也彰明暴雲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

兵入於敵之境境則民知所庇矣庇依黔首知不死矣知義兵

命不至於國邑之郊不害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

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奉送以彰好惡好其

信與民期以奪敵資以信與民期不

敵以暴奪用其民故若此而猶有愛恨曷疾遂福不聽者雖行

汪鳴鸞曰首足論士之議兵公要于義理後兵之與也故民之生焉然一段愛民之意見於言表而詞語亦蒼古精明足稱史學上乘

陶望齡曰民者邦之本也愛兵民至于休民情惡其民何罪此之謂也積民財公好惡斯謂之仁義之敵以言義奪其民也

翁正春日此言
仁義之兵除民
之害順天之道
意詞愈見奇絕
如入春園色之
可愛

武為亦可矣先發聲出號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命死子之

在上無道據傲子謂所伐茲怠貪戾管眾恣睢自用也辟遠聖

制警醜先王排警舊典上不順天承順下不惠民惠愛徵歛無期來

索無厭其度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

讐也。不當為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

讐而順天一作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讐者身死家戮

不救衛猶護助也救無道之君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一

之以里聽者祿之以理生問也周禮五家為比以鄉聽者祿之

以鄉周禮二千五百家為州五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禮八家

為邑四十二家也此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禮二千五

此鄉邑皆不從周禮以國聽者祿之以國百家為縣四縣為都

然則國都萬家也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克勝獨誅所誅而已矣所誅

其秀士一本作而封侯之秀士選其賢良而尊顯之後其求其

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見其長老而敬禮之尊高皆益

其祿加其級級祿食論其罪人而救出之論猶分府庫之金散倉

廩之粟金鐵也可以為田器以鎮撫其眾不私其財問其叢社

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興之舉曲加其祀禮是以賢

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懷安今有人於此能生死

一人生活則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

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隣國之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水誅

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所誅望之民稀望義

湯賡尹曰如武
王伐商大賡而
富善人舉逸民
之類是也自是
以後列國惟爭
其地而戍民生
此道鮮矣而呂
氏猶知此所謂
不可以人廢言
也

呂吉甫曰結語
得立論本意人
君志于戰伐者
當三玩於斯語

支道支曰引前
的確逼直意見
出人

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十五日盈滿在西方與日相望也

蚌蛤陰物隨月盛其中皆實滿也月朏則蚌蛤虛。群陰虧。虛蚌蛤肉隨月虧而不盈滿也夫月

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形見也群陰蚌蛤也聖人形德乎已而

四蒸咸飭乎仁。四表蒸裔之民法聖人之德皆飭正其仁義化使之然養由基射先中石

矢乃飲羽誠乎先也。飲羽飲矢至羽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

者誠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也所見無非馬者親之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

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乃若新斲。斲也。

順其理誠乎牛也。鐘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鐘姓也子通稱期名也楚人鐘儀之

也。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

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

王元澤曰以前
俱是叙事詞氣
甚委曲後容
褚伯奇曰通段
是論精神之感
精感于此而誤
見乎彼

揚雄曰到此
斷絕有大乎筆
有大力量
申時行曰攻者
砥礪仁兵修衣
美食矣且有日
矣所被攻者不
樂非或聞之也
神者先告也身
在乎秦所親愛
在于齊死而志
氣不安情或往
采也况子于父
母一體而分若
其兩精之相得
至于非動類多
何足怪乎

擊磬。臣不親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親臣之母。量所以贖之

則無有量度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鐘子期嘆嗟曰悲

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推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

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

喜者以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

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

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

有勢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

相救。愛思相感。動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

於忠性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陳后山曰收結
得精切

於忠性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呂吉甫曰曰斗
段言辨之無當
不知無辨

許國曰通段俱
是執事未立躬
之信不知無信
一勾是斷法秦
秋斷法如此下
段亦然

黃道開曰引齊
好血氣之勇而
至於死見勇而
不當義不如無
勇

高似孫曰引此
言紂無道而亂
法卒至於亡此
用法不如無法

名舜有不孝之行詩云娶親如之何必告父母堯妻舜也舜遂不告而妻故曰有不孝之行也禹有淫

酒之意禹其旨酒而飲之湯武有放殺之事成湯放桀於南巢周武殺殷紂於宣

室故曰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五伯爭國骨肉相殺以大世皆譽

之人皆諱之惑也世稱六王之聖五伯之賢而人諱其放殺暴

惑也其生又故其死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殺

其頭美辨若此不如無辨殺音殺擊也辨說六王五伯之闕而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謁告也上君也論語曰樂公

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

國將有不誅者乎言淫刑以逞誰能免之荆王聞之乃不誅也

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為故直躬之

信不若無信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齊之好勇者其

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

行觴爵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

革要於是具染而已染鼓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

若無勇傳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勇而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

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少小紂

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

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

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置立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太子所以

用法若此不若無法繼世樹德

用法若此不若無法繼世樹德

用法若此不若無法繼世樹德

化下也法當以法紂為淫聖以亂天子故曰不若無法也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化下也', '法當以', '法紂為', '淫聖', '以亂', '天子', '故曰', '不若', '無法', '也']

聽言

王荆石曰首言

聽言當辨善惡

下歷言當時之

不能反覆聲言論

委曲詳明非徒

曰文字之工而

已也

陳詳道曰說盡

當時戰攻求利

之事而斷制精

確

卻守益曰段之

收謝照應此乃

呂氏之最細密

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一作之道廢絕。世主多盛

其歡一作樂。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

行其忿。老弱凍餒。天殄壯狡。汙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

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

不亦難乎。今人曰。其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冗也。則

必非之美。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

之。乃不知類。美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

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不

處

二十九
吳儒曰譬言喻親切有味

鄧子玄曰察人言曰能辨其善不善先自己之明始中竅之談說理入毫芒處

王維禎曰愈出愈見精神奇思源源不竭

於義不以愛。利之為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

者而喜矣及其基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

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

日夜無間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務勉也功先

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其言當

合于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辨乎其無辨乎穀善言辨別也造父始習於

大豆蓬蠅門始習於其蠅習學也大豆其蠅蓋御射人姓名御大豆射其蠅而不

徒人以為性者也以得深術不徒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

害禁暴也專學大豆其蠅之法而不徒之故御得御可凡人亦

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

范無隱曰此四人比辨士其言多故不可不察

此見久君能分曰二言論之善否斯為得之

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施仕魏

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北齊之議公孫

龍翟翳之罪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

武也湯武雖賢

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

不亡桀紂不亡

不亡桀紂不亡

不亡桀紂不亡

不亡桀紂不亡

不亡桀紂不亡

三十一
山
參
廿七

王維禎曰愈出愈見精神奇思不竭

古禮與今異
世見人氏相
多姑不問下
入山轉士其
世無謂曰世

其與人殺言也其有辨乎其無辨乎殺言言辨別也造父始習於
大且蓬門始習於其蠅蓋御射人姓名御大且射蠅而

公孫龍之信然王以亂其氣空谷之遇也不可不
公孫龍之信然王以亂其氣空谷之遇也不可不
公孫龍之信然王以亂其氣空谷之遇也不可不

長攻

凡治亂存亡安危疆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遇猶

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不設攻戰相征伐也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

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

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

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至於此滅亡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正

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顯於天下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

聞功名揜也亡國之主不聞賢亂也譬之若良農辨土地之宜謹耕

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收田耕耨始也故曰必此人也始在於

遇時而遇時兩天也非良農所能為也越國大饑穀不熟王恐召

王荆石曰說語
通一大篇精神
命疎俱見於此
有命重有提

即子玄曰數語
為文宗之祖理
到貴精古雅蒼
練當與國策並
觀

知守益曰此一
段見越王知強
弱之機先誦而
后伸吳夫差不
知所以卒亡具
見

衣了凡曰吳之
與越是謂割已
之肉以肥敵也
乃自弱之道使
吳能聽子胥之
諫何至于身虜
國危之禍也

鄧子章曰蔡息
二小國也其勢
相為唇齒蔡侯
自愚為楚所買
息亡而蔡隨之
可痛哉

范蠡而問之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

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

患其王吳王夫差也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得其糴必得其國王何憂焉越王曰善乃

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得其糴必得其國王何憂焉越王曰善乃

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

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

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已有吳

紕踰度也越歷也謂彼險難也故曰非吳喪越越又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

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

攻之固且數也術數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先王謂閻

閻也代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吳王夫差五聞之義兵

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

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之食不出五季而吳亦

饑使人請食與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為擒夫差為越所獲楚

王欲取息與蔡楚王文王也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

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女弟為姨傳曰吾姨也此之謂也

吾請為嚮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一作襲之楚王曰

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

蔡不勞師徒而得之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

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鞅也去子趙無恤襄子也服衰謂暮年勿服三

王維禎曰先子
得命以有以故
也

馮叙吉曰欲取
而先善之迺老
子所謂將欲取
必先與之之術
也

季也夏屋山代之南山
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

告之曰願登大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

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群臣敬諾襄子

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也俗行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

教之也及一作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

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襄子

一事故言馬即宜馮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之北上馬

萬故也故代君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即盡謂告也觴饗

以馬奉襄子也故曰馬即盡也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舞

君而請飲之酒醉而殺之盡取其國也故曰馬即盡也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舞

者所執持也置兵其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其金斗酒斗也金

中不欲代君覺之也

殺人酣飲酒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成一下也首舞者操

兵以鬪盡殺其後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

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一作與反斗之號此三君

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道理三君越王勾踐楚文王趙襄

而後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

假令無其闕失雖為王可也

有道賓曰節武
公欲伐胡先以
其女妻之問于
群臣曰吾欲用
兵誰可伐之闕
其思曰胡可伐
武公曰胡兄弟
之國也子言伐
之何也乃戮闕
其惡胡人聞之
以鄭為親已遂
不設備襄胡滅
之與此同

楊維禎曰此一
段明小利大利
之殘援引切當
凡教叙詳明

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
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臣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
反也。其心以忠也。忠愛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昔者晉欒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詩以垂棘之璧
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也。地因以為名也。屈
產之乘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屈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
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柰伊荀息
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吾一作若受我而假我道
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阜
也。君奚患焉。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庭實

卸守益曰。國家
大利也。寶馬小
利也。虞公會寶
其而以國家惠
矣哉。

庭中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于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焉
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
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也。輔頰也。車軸先人有
言曰。唇竭而齒寒。竭也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
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也。而虞夕從之矣。柰伊其假之道也。虞
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
牽馬而報。報也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
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
也。夙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
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

養了危曰。大鐘
小利也。國家大
利也。夫小取大
夙繇胡不知之
乃貪心之所使
惟無所報

機之忠諫何益
胡則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夙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

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

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

不祥子釋之釋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

身可也斷轂而行山中道狹故斷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智伯欲

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夙繇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說所

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

上濟水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誓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

若壘剗滅也若汝也壘塚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觸子苦之若

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令而却一作之卒北北

也天下兵乘之乘猶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以不聞其聲一作

問達子又率其餘卒達子齊人以軍於秦周無以嘗使人請金

於齊王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

子謂達也請金將以賞有功也惡能給若金惡安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悉營

燕人逐北八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矣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呂補曰此言齊王貪一金之小利而弗給卒至干夫國而喪天利引證極的當

二十一 九 卷 五 什五

逐條照管叔武
王伐殷始未具
見詳而有休

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烏至對曰賢者黜走矣

謂箕子奔朝鮮武

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烏至對曰百姓不

敵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誅皆閉口無誹怨之言武王曰嘻處告太公處太

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暴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百姓不

敵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雷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乃不敵言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

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

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

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鮑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

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

鬲曰竭至竭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

矣報白也膠鬲行天兩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降兩天地武

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息也武王曰吾已

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膠鬲不信矣膠

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

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

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

也人之所惡天必震之所惡也適令武王不耕而獲不耕而獲不戰

壞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

問殷之所以亡長者對曰王欲知之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

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

湯者丑日句法
奇絕善于敘事
而有休者

朱之蕃曰因之
一字論徹首徹
尾可謂明白痛

扶援引論列俱是實事無一浮漫處

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

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

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字下有動作因日推曆者視月行而知

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一本作入因也。墨子見荆王錦

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為之，因荆王之所欲也。孔子道一作彌子

瑕，見釐夫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故見靈

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

云為謚謚法，小心畏忌曰釐。南子則淫佚，與宋朝通，太子崩，

于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盍歸我艾。假推此言之，不淫謚為釐，明矣。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

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功，故曰功。因者無敵

因之欲，導以義，故無國雖大，民雖衆，何益。因者無敵

觀世

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

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以其難也。而治必待之

治，奚由是。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雖

幸而有，未必知也。未必知其不知則與無賢同。不知其賢而不

與無賢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故王者

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因主相及。言不絕也。得士則無此之患。無

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建封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

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譬之若

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右左視，尚魏魏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

劉熙曰：此言賢者不世出，識者亦不世有。

陳詳道曰：得士則昌，失士則亡。

人君不知得士，有賢與無賢同。

故亡國破主相，隨而王伯之君，不二觀也。無惑已。

劉錐溪曰：論治國在于用賢，極是確論。

樓昉曰：言且競，然也。

何孟春曰：按周

人之功實不後
晉意考其名聲
款觀人之至行
不譏刺之以辭
二句實有悔過
創懲之意
馮叙告曰叙事
只此下是譽
子之令功詞語
斷案

為客客俗人有功則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

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子列子

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八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子陽鄭相曰

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

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焉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

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

子列子笑一作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

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

作難殺子陽子陽戾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果受人之養

誅因國人逐制約之亂而殺子陽也

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

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

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孔子曰貧觀其

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感也

不自以為惑故惑感之中有曉焉宜冥之中有昭焉世國之主

不自以為惑故感與禁討也厲管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即國

劉榮曰此見流
言之為村雖中
正不免見疑故
云情曰衣口重
大猶言燭天也
見不恨之言人

劉須溪曰此見
鄧析之說辨故
著之以戒天下
之為人臣者

何孟春曰以傷
溺水之死者
喻傷忠臣最為
善喻

許國曰以上說
傷忠臣者有似
于溺水此又
引數子之死不
得其正皆忠臣
而為人所傷處

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也沛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

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

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

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佞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

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

說辨所以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箕弘以此

死，以世詭辨反白為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紂之庶父也，商容

紂時賢人，老子附從，學者也。臣主不知故死，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也。范

蠡子將以此流，放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此說辨無子產治

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一作禕

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

無度而可與不可日。一作變所欲勝，因勝而欲罪，因罪而國大

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

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如

者無能誅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

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死不

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為顧，可以見

人乎？顧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

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鑿其表而棄其意，悖

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

康海曰此一段

見人臣當為君

死難故人之所

以折齊人據理

立談以大義言

也齊人之詞道

矣立身之大槩

一節可見

樓昉曰姦臣與

國醜然不恥

二九

段因人之言遂探其意而折服之正孟子所謂可以言而言是以言結之也

許國曰孟印款借秦之勢以固其先以地賂秦以致秦使之求既以言誘君而致曰王之用

其術卑無足論而魏公之迭善迭怒其即衆祖之惑于徂公乎

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臣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天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之相國也曰先王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受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後也天下後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乎周頗曰欲

焦竑曰收上意而斷孟印之非詞嚴義正推見至隱春秋誅心之法也

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令孟印割絳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孟印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印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為司徒無用印臧亦魏臣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詔起賈出遇孟印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甚賤公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公公謂孟印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汝為司徒孟印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印也孟印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安邑令負千書與秦猶乃一作善牛也言王使負牛持絳安邑之印雖不肖獨不書致文於秦猶善牛也如牛乎且王令之將軍為臣先曰視印如身王身是重臣也令二

輕臣也二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令臣責令秦責臣印雖賢固能乎言不能也居三日

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用印為司徒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為有益也

今割國之錙銖矣而因得大官割分也錙銖兩也謂分密絳安邑而得大官司徒也

且何地以給之給足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印令秦得其所欲前

田秦亦令孟印得其所欲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彊猶

不能責與責又况于弱魏王之令乎孟印為司徒以棄其責則

拙也秦王立地宜陽令許綰誑魏王誑詐也許綰秦臣也秦實未為帝也詐魏王言帝欲

今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

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

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內與梁及身也身三論

何孟春曰又生一段議論反覆詳明曲折變志不可揣摩

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

曰甚甚善然乃輒輟行次以賞賞其義則不足死賞則不足去

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

得其道為可可用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

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及今外

之則不可以巨汝力之則不可以子國其天作不可用也不得

袁了口此見用民當以賞罰特附義行者規下云可見蓋善者之心也又得用而後民為

王荆石曰此正
一段議論及
詳明曲折
不可揣摩

色秦亦令孟印法其司徒責以備美治亦在責身針指
不能責無責又况于弱魏王之令乎孟印為司徒以棄其責則
拙也秦主立地宜陽令許紹証魏王
許紹也許紹秦臣也秦實
末為帝也許魏王言帝款
入魏王將入秦魏放謂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
曰甚善然臣雖難曰曰身重吏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
乎主亦秦索其下而王弗索其土而王亦之耳蘇公也主

用民

袁了凡曰此節
見用民當以
賞罰特附義而
行者規下云云
可見蓋義者民
之心也又得其
心而後民為我
用

王荆石曰此正
推戰國不以義
用民之由見
人君能以義用
民則可以得義
可以得國以戰
則勝以攻則取
以守則固何為
而不成信也義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
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用也唯
得其道為可可用也 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吳
王光也 吳起之用
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
為楚將 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及今外
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
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不知
用之
何益於不能
以越敵也 古者多有天下而凶者美其民不為用也自古以
來有天
下者及而多無迂民
不為之用故戚也 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劔不徒斷車不自行
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

之為要矣

知守益日以種
麥種稷起用民
布種見人君當
審其種而後可
以用民則可以
得民如種麥者
之許麥種稷者
之許

王維禎曰此言
治之紀綱莫大
于賞罰當則順
用足以用民不
當則逆而民不
為之用

吳國倫曰此言
同民欲同民忠
正所謂賞罰當
而民猶不可用
反覆援引論辨
精明透徹

評曰以此以造
父能用其馬不
在于御其威而
在于御得其道
喻人君之能用
其民不在其威
其威而在于能

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感莫大焉祈求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

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

不克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不懷不威故不為之用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

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仲商鞅民之用

也有故故事得其故民無所不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回

皆起一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

惡欲榮利惡辱害欲害耐以為罰充也榮利所以為賞實也賞

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

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習肄之也句踐試其民於寢官民爭入

水火死者千餘矣邊擊金而却之却一作退退止也賞罰有充也莫邪

不為勇者興一作與懼者變莫邪良劍也不為勇者利怯者鈍也勇者以工懼者以

拙能與不能也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風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無

道故自攻之神農炎帝密頊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此之謂也

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

小卒雖少一作年功名猶可立立成古昔晏由布衣定一世者

矣終一人之身為世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始本

也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法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

而投之瀾水倒殺投棄也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瀾水如

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

其威無益於御無益于不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

去順其政形容
最親切有味

何孟曰摠繳前
會言無窮意
令人猛省

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也國之主多以多威使
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
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
行也行之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甚則愛利
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咎一作見此殷夏之所
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
不禁而禁者其唯而見此論邪

愛類

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

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使之無不行

也便利也神農之教曰神農炎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

受其饑矣當其丁壯之年故不耕植則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

天下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布也衣故身親耕妻親織神

農之身也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

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徼以民為務故也以利民人主有能以

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

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

湯賓尹曰斗筭
論施仁者要當
其時愛民之利
除民之害乃施
仁之要大議論
大識見非經生
可到

王世貞曰文法
轉折轉輕快抑
揚重輕最得其
宜

劉慤曰墨子聞
攻宋而急往救
之可謂能愛人
之急正是其兼
愛處

馮叙吉曰一段
一收束針線最
密全無一滲漏
處

同其當世之急愛民之利除民之害同也同等公輸般為高雲梯

欲以攻宋公輸般之號也在楚為楚王設攻宋之具也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

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都也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

也鄙小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

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尚王曰必一作不得宋

且有不義則昌為攻之墨子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以為攻

也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械器墨子曰

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

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入猶故荆輟不攻

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

利民者無有言皆歎昔上古龍門未開龍門河北之

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大石在河出孟門大溢逆流昔龍

梁未通河水稽積其深乃出於孟門無有丘陵沃行平原高阜盡

皆滅之滅沒名曰鴻水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彭

澤在豫章隄防也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致群臣于會稽

得居燥土不溺死故曰活之也此禹之功也勤勞為

民無苦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辟伊闕匡章謂惠

子曰公之學不尊今文王齊王何其到也去尊棄尊位也今王

王維禎曰設喻惠子言行何其行逆相違背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

以代之愛子所愛之子也舍愛子頭而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

施仁以禹平水
土而禹世承
施仁之至也引
此以見利民者
當廣其施

王維禎曰設喻
最親切足以發
人胸次

陳若虛曰以寒
欲溫暑欲涼喻
人情之所欲最
明易未以當其
時結叔轉大意
照應有情

不與言公取石以代子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

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言其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

不休攻擊人而不正者。其故何也。為何等惠子曰大者可以王

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

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言何為民寒則欲溫暑則欲水燥則

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

當其時而已矣。冬寒故溫夏暑故涼

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陳若虛曰以寒欲溫暑欲涼喻人情之所欲最明易未以當其時結叔轉大意照應有情

疑似

使人迷惑者必物之相侷也。玉人之所患。患若之似玉者。相

侷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于兵之賢主之所患。患人之

博聞辨言而似通者。通達也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

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故墨子見

岐道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周宅豐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

徐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我。至傳鼓相告。諸侯

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

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

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

三

劉須溪曰。而設
喻揔提下。博物
辨智者之似通
見人主當審真
侶之分。文字確
切而當
樓坊曰。禁智足
以拒諫。言足以
誘非。李斯諫逐
客。似忠於秦。而
李亡秦。故曰亡
國之君。似智。亡
國之臣。似忠。
何孟春曰。墨子
岐路謂一跌而
千里也。岐路戶
是錄。信
昔道開曰。此見
幽于始。于擊鼓

召諸侯天下無
事非真寇也後
以擊鼓召諸侯
則真寇矣在幽
王以假而致諸
侯之真諸侯後
以真而疑天子
之假卒死于麗
山之山下疑以
之不慎故也

王荆石曰此一
段說奇鬼能為
似以亂真見疑
似者不可不察
直謂謂題外生
意奇論駭人

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惡積是以成身。褒故曰以致大惡。褒
妘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周滅。詩云赫之宗周。故形骸相
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妘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
之大子宜曰也。東徙於洛邑。今河南縣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秦襄
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大戎所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
周有功。受周故地。鄠鎬列為諸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
平王東遷。晉鄭梁伯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
依焉。此之謂也。謂也。梁伯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
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
告之。丈人歸酒醒而謂其子。謂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
醉汝道告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真
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善。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

楊道實曰。論大
人眩于疑似。際
差異而為似。耐
亂者也。原其本
心。豈欲殺其子
哉。愚夫之感也。

甲時行曰。設此
喻以見世主昏
惑。顛倒不審。察
而害其良臣。

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
恐其父之不能反也。反還也。遂逝迎之。逝往也。丈人望其真子。凌劍
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
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
其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
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
審也。

於車下

竊威衛人也為商旅宿于秦郭門之外桓公夜出郊近客竊威於其車下飯牛疾商歌桓公知其貧舉以為大

夫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

之社稷幸於不殆矣避席下席也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

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文

荆武王之子以畋於雲夢畋獵也雲夢楚澤三月不反得丹之

姬淫暮年不聽翰淫惑也徐申曰先王卜以臣為徐吉今王得

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徐

徐官也王之罪當答王曰不穀免衣強綰而齒於諸侯強綰格

兒補也願請變更而無答徐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

不受答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母抵罪於先王王曰

王維禎曰徐申能盡言極諫以改荆文之失制文能聽言受答以此徐申之效以得之所以霸也可曰之貧君

高似孫曰以一言之功一之收激前意極本之極意味窮

敬誥引席王伏徐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

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申曰臣聞君子恥之

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徐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

王曰此不穀之過也徐申何罪王乃變更召徐申殺茹黃之狗

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

此者徐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世嘗燕中之也

林衣魁之獸茲丹之獸對侯國兼國三十六令侯國黃大至

王曰世不練之鼓也新申回罪王已變更公新申發黃之向

小人贏之河之不變贏之何益新申賊出自氣公讎請我罪文

王跌美王曰休答之各一也後姪之

婚請信兼王為新申東略陳五十能而吹之公新申也昔再臨

對聲象... 高以和日...

壅塞

亡國之王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不可以直言

過成以無道遠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自後也傳曰言進

故曰秦穆公時戎疆大秦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為戎王

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

而射之寇兵也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

未擒則不可知不知將已擒則又不知醉不自知也一本雖善

說者猶若此何哉言說無齊攻宋齊潘玉攻宋王使人候齊寇

之所至候視也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

此所謂肉自至也言宋強勝齊兵

夫登壅塞... 夫登壅塞... 夫登壅塞...

王維禎曰人君

一身人之投其

政者甚教以善

言投者則明以

諛言投者則昏

在君慎之母為

欲私而壅塞此

論得其旨矣至

于引翁更為精

切而... 陳詳道曰宋王

之弱安能來至此也宋王因怒而誅殺之而殺之曰枉又使人往視齊寇

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

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適之其

弟曰為兄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移患鄉之

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寇至

宋王必誅死也不報其情又恐死不以寇至之情報而設備將若何其

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

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

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

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之性羊之性不

若豚性猶體也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于牛羊之小也此狂

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戴氏子罕戴公

氏傳曰宋之樂其與宋升降乎宋國衰子罕後子孫亦衰齊王

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

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善子之令大

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

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後自非受是也今自以

賢過一作遠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不

忠言之說鮮不危也齊宣王好射好喜說人之謂已能則彊弓

故曰不聞存君也也示力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闕而

也

也

也

吳傳曰宋人以先者以真言而被戮後者以狂言而致富宋王之謹塞如此戴氏之所以亡也

表了九日不肖之主不自知不自量

王荆石曰庸王不自知二事而貽世笑

劉縉曰前叙宣王自輕好名而不知其實末斷人君若不自知則左右前後群而阿主之好者何退正直退而不用邪佞群而成風國之亂可立俟矣

止開謂闕弓弦正半而止也

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非孰能用是言九石之弓獨王用

之宣王之情情實

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

悲哉傷其自輕而不知其實

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

衆數也數道也

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力不升而自以為有

餘也其功德其治

理皆亦如之也

分職

先王用非其有

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桀紂有天下非湯武之有也而武湯有之

此之類也故曰

夫君也者虛處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

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

能執無為故能使衆為也無智無能無

為此君之所執也

君執一以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

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為彊

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

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

若此者雖舜之聖不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

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

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

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美能令勇者怒美能令辨者語美

陶望齡曰人君之治猶天也夫無為也四時五行司其令而感功成君無為也而公卿百官分其職而直道立要之任賢使能本於虛君之心而虛取其非有而已有之此論得其當矣

褚伯秀曰引喻真切令人心膽豁然曾、峯、齊青翠奪目令人

一

應接不暇

馮叙吉日人主
之國家猶宮室
也賢才之能治
國家猶巧匠也
其道德刑政猶
準繩規矩也
宮室而任巧匠
至成則曰王之
宮室不曰匠之
功治國家而任
賢能至功成則
曰王之化不曰
賢能之功曉喻
親切有味

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

伯樂善相馬秦謬公臣也造父嬴姓飛燕之子善御周穆王臣也

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

功千里

功也故曰

今召客者酒酣

召請也飲酒合樂為酣

歌舞鼓瑟吹竽

吹

明日不拜樂已者

拜謝也樂已者謂倡優也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

之立功名有似于此

有似於主人使之也者使眾能與眾賢功名大立於

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

故

奚何也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

室哉

特猶也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

準繩功已就

就成也不知規矩繩墨而嘗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巧匠而皆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察猶知也

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德

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

傷敗也

國家之所以危

危也棗棘

之有棗棘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

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

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

其財賞而天下皆競

競進也

無費乎韋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

大義通乎用非其有

通達也

白公勝得荆國

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而得荆國也不

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

石乞白公臣也

不能分人則焚

之母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

不能焚也

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

之貨予眾

葉公楚葉縣大夫沈諸梁子高也

出高庫之兵以賦民

賦予也

因攻之

卸益守曰此二
段言湯武以其
地公天下而為
王白公貪土地
而身危公私之
辨如此



楊道賓曰死春善諫靈公納之而罷役靈公能用非其有而已有之可謂及君道矣

王維禎曰君无王而以戡受乃

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畜若臯之愛其子也

臯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白公愛荆國之財而殺其身也衛靈公天寒鑿池靈公衮公之子死春

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也傷病也公曰天寒乎死春曰公衣狐裘坐

能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復決不組君則不寒

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

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

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匠夫也而我舉之也舉用也夫

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也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

也春之善於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死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

一篇之大意至此收繳之未歸於自反為治之至旨

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愛

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抵當也

王直中曰斗命格焉搏太氣象昂昂古色神思層層疊疊談君因者務大成治語頭更無布出其右者

務大

嘗試觀於上志

上志古記也

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

榮顯也

其實無

不安者功大故也

實猶終也

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

也

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榮也無功故也

無大功故也

皆患其

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

而逾辱也

也

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鸞爵爭善處於一屋之

下毋字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

區區得志貌也

自呂為安矣竈竈突决上

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

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交

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

許國曰設前親切逼真俱後世情描出許多樂逸忘慮景象

王直中曰斗命格焉搏太氣象昂昂古色神思層層疊疊談君因者務大成治語頭更無布出其右者

王荆石曰此一
段薄疑言疑王
之意杜赫言安
周之意比日本于
安行仁義者也
此之謂務大

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

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

細之安也細小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言相也細大賤貴交相為贊

交更也贊助也然後皆得其樂樂頤也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平

曰君賤其號嗣君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衛君國之賦兵車千

以受教也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况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喻衛君

力巨奉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也杜赫周人杜伯之後

言其易也二東周也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也周昭文君周分為

所也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行

仁與也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義而

王錫對曰言不
聽道不行賢者
將退而止矣何
事於君若言聽
道行自以身徇
國也何論死也
被瞻可謂務其
大矣歷叙帝王
至於五伯外墨
務事大皆能成
功乃奮激當時
之意

也故曰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王之義不死君不忌君信

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被瞻事鄭文公故穆被瞻對曰有之夫言

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言後賢

不死也故被瞻之不死也賢乎其死亡者也使道無道臣不能

言所道行不死不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

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

王通達而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墨欲

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

已故務事大

王到石曰... 臣非非難言也... 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繞然則見以... 為華而不實... 敦祗恭厚鞭固慎完則見以... 為拙而不倫... 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 見以為虛而無用... 索之而言而難於理夫用也... 總微說約徑省而... 索之而言而難於理夫用也... 總微說約徑省而... 索之而言而難於理夫用也... 總微說約徑省而...

新錄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嶠 朱之蕃 圈點

韓非子

難言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繞然則見以

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於於班洋敦祗恭厚鞭固慎完則見以

為拙而不倫渾厚淳相健勁宏密則古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

見以為虛而無用繁縟詞說援引評證則空總微說約徑省而

何非曰此亦為初見秦之詞憤... 連類曠肆感念... 特奇

卷之二十一 韓非子 難言

陳深曰奔穎出
歷揮堂之上因
不為家傳戶誦
之也有以夫

史繼借曰即聖
賢之事見遇之
為難

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提繁綱領以為捷徑則遠激意親近

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品厲太刻無少隱諱則譖閔大

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高談闊議玄遠難曉則夸

織計小談以具教言則見以為陋碎摘零採採其大段則陋言

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則貪毒之言而無警

策矯接言而遠倍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炫奇吊詭以欺人世

之難也經正理律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多聞習事浩翰長篇

之難也實之難也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闕古隨舉證釋文彖則

難也臆之時稱時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動輒稱述誦說舊事則

也難也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

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譽誹旁大者

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子胥伍員也楚

後為吳所殺懸頭下西門仲尼善說而匡國之子畏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

魯魯人囚之魯魯人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

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以言誘然且七十說而

不受身執游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伊

以高烹要湯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

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戾炙

鬼戾腊比干剖心梅伯醢紂王宠爱妲己曰聽國政作炮烙之

使罪人緣之足滑墜火中與妲己歡之民不堪苦王于比干力

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有諸遂殺之剖視其心翼候

楊伯起曰此段
文字精練藻識
之極却字字有
據大識見大氣
象漢唐以下力
量莫及

女鳳翔曰只伊
尹一事任也細
玩與前後詳察
不同

鬼俊梅伯亦往諫之并殺之為脯臨文夷吾束縛春秋莊公致
 王聞而嘆之紂知召文王昌囚於羑里
 於乾侯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糾親也請君言之
 管仲懼也君請受而片心焉召忽死之仲請囚囚之檻中而曹
 羈奔陳曹羈曹公子也戎伯里子道乞百里奚傳賣傳說轉鬻
 轉次而備孫子臆脚於魏將魏疾臆能匹已召臆至以法刑則
 故曰鬻孫子臆脚於魏
 其西吳起大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或救解於楚公叔座言
 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商君術庶孽名鞅姓公孫氏少學刑
 會病魏惠王往視之曰問後伐之人座舉鞅以對王默然王又
 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毋令出境惠王曰公叔病甚悲乎欲
 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
 既死鞅聞秦孝公下令求賢乃遂西入秦
 為策所殺長弘分施周大夫名登初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善弘
 為之殺長弘而裂其身
 後弘化之而為碧也
 尹子奔於棘棘奔司馬子期死而浮於

每段更換各有章法不可羈制似漫無矩矱者而不齊不齊之齊古人矩度原如此

傳夏器曰此段用古人古事錯雜布列如鍊金琢玉貝卡族成如雲蒸霞萃刻妙所謂萬斛珠

齊也柳子厚與楊馮書傲此

王錫爵曰用此貫串放成一惟齊而不齊之齊也刻甚刻甚

江開明辜射非罪有辜射而殺之必子賤西門豹不闢而死人手董安子

死而陳於市董安于趙簡子家臣也魯定公十三年簡子殺中卿大夫趙午之子樓以中卿叛與荀寅共射

作亂功趙氏之宮簡子奔晉晉人圖宰予不免於田常范睢折

之時安于力戰而死而陳于市也

脅於魏范睢者魏人也欲事魏王家貧無資先事魏大夫須賈賈使於齊睢從之留數月齊褒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金十斤及牛酒睢不受賈知之大怒以告魏相使舍人答擊睢折脅指齒以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

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閹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

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

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至言未可以易曉庸君世主一驟聞之必不入耳且倒置而未聞也非

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二柄

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何休曰味如太
羹玄酒豔如言
浪仙詭誦之者
死心無神也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二柄

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

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

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

主得其威而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誑媚

今人主非所賞罰之威利出於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

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歸其臣而去其君矣

臣用賞則民歸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

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

刑德之臣者也今岩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

臣矣又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群臣請君爵祿而與群

衆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此簡公失

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

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

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而

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無刑

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

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言名也事刑也言

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

陳水曰此言齊
宋二君德刑之
失

總結上文

論正春曰此言
人君任法不當
喜功故人臣不
也

功當其事。上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其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昔者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其言切其情也則群臣不得朋黨相為矣。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

揚道賓曰：備覽事實，傳換又法其言切其情也。

陳深曰：此言君詭之情，則臣得其資。

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沮而不勝也。故人主好賢則群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群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群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真偽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得以為利，以情借臣乘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群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群臣見

揚道賓曰：好惡人君之情，故以好惡結言之。

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群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孤憤。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

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

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

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擅為虧法，運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

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

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

之士用則譽重之，臣必枉繩之外矣。言必見是智法之士與當。

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當塗之人擅事要則。

何休曰：法度繩墨之文有架柱，有眼目有起結，有收拾有照應，即勒齊正句適，章受誰謂古文無紀律。

翁正春曰：自古重人任事，國家未有不危亡者。規无令而擅為，數句乃知邪臣害國，又至不可救藥。庸君闇主，反倚邪為正者，亦獨何心哉。

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是以諸侯不因則。

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

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

左右為之匿。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學士不因則。

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談者謂為此四助者和臣之所。

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

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士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允當塗。

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又用。

若夫即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譽重，朋黨交衆，而一。

國為之訟。訟即說也。重人舉錯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

人主孤立於上。百官壅蔽於下。當塗之黨衆，人主孤立於上。

陽道賈曰：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立。後古記之，蓋智法之士明察而灼，私動直而矯姦，此等臣進則重人退而不敢動矣。

吏繼借曰：當塗之人用國將日，非人君當擇智法之臣而用之，乃有方正不容和曲害公者，蓋當塗之黨衆，百官壅蔽於下，人主孤立於上。

二九一 名 卷 常 非 子

是非混濁黑白
倒置其究无惑
矣

翁正春日分別
邪正互進之勢
而歸究正人上
易退上左說繩
削不煩曲中肯
竅无吾不到允
為萬代格言

揚道賓曰智法
之臣操五不勝
之勢以與當塗
之人抗身安得
而不危乎宋真
宗不知寇準之
敗而即臣畏丁

則君無得
而誅之
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

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世

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奚數不勝也。

數理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及主意與同好爭。重人

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賢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

爭。重人與一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

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

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

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

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

謂其敢言為則
之不競理固然
矣

蘇濬曰重人之
黨一用國未有
不亡者也。人主
當斥逐放遠。猶
恐不亟者何至
使援引親黨。施
及童稚。以分據
要地。賢者退處
於簞門。老身不
用公道。不行國
事。日非為良可
恨矣。

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其不

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是明

法術而逆主上者。不修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獎

主言。田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

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雖

無功伐。可使近。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

於外權矣。趨向。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

誅。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雖未見功。故法術之士。安能象死

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

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

得也。越國為異國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

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已智不類越而

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

人主所以謂齊亡非地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

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

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

明也。今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

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九法術之難行也不獨

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

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

黃道開曰萬乘有重人千乘亦有左右互言見

陳深曰亡國之故覆轍可尋人主莫不規鑑前代興亡善敗之機乃忽意於所所以危亡而不知所以安存宜田氏屢見於后而六卿不絕於世也

意耳

傳夏書曰正人

指邪人為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不先知

人注：舉賢人君子之行與左

右便變品階之便說邪得四忠

良不售蓋由主聽之不聰故也

揚道賓曰人最難知知人亦未

易世主治亂之功多制於近俗

清察之行率決于毀譽宜乎所

用非所賢所賢

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

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

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潔固身。脩士謂脩身之士但精潔

其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之士也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

人。既脩身故不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能枉法為治

智士不重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殖貨修

從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

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修士精潔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

謂智士材班。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

塞矣。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不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

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

非所用也然知人尤急故曰惡知人不可以不知矣

夫繼借曰惡何封即墨本非絕政而齊國大治甲於當時世未有老能思汗之徒用而因可以為國也

翁正春日此段俱為奸邪之臣而發危詞激論可為美心蓋非當重人奸臣之時中心慘切故分別詳而且盡

黃鳳翔曰非論當塗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必汗而不避奸此喚醒用黨而使之悟自古未有重人用黨而國治者亦有國亂而重人之用黨能免於患者非此論可謂格言

伐積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之參北驗也伍偶會也而聽左右近習

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

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汚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之矣乎萬乘之患大臣大

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公當患也且人臣

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

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

利在無功而富重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

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

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

投人官與之剖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誑也設誑謀以誑誤於主也故當世

之重臣主寢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譎誑以移主意上中但有二二故曰十

無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

罪當死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也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

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

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執故智士恐與同之燕上脩與之欺

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

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魚者之取渙也比周相與阿黨為比也信為周也此

周者言以阿黨之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故曰一口使國家

危削主上勞辱以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

主有大失於上臣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甲時行曰此官
停理之甚然歷
代人主皆然韓
子亦有為而法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
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制於勢分以義合者也故為人臣者窺覘
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殺
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
傳趙王而餓主父前見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
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前見夫以妻之近與子
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也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
后妃夫人適子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
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

子抱愛其母者必愛其子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見惡於母者其子必釋其怨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衰矣以衰
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言已身見疎則其不貴將有棄之之漸以后妃夫人之所以與其君之死者也其君之死
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
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扼昧謂暗中絞縊也之所以用也
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
故曰利君死者衆欲以君死為利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古善御者資於馬則愛馬也
越王勾踐愛人勾踐欲報仇而傾身下士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舍人
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非有骨肉憂戚之情貪利故也故與人臣與則

詐固曰此典孟
子擇術之意同

楊道實曰按前
內全本論父子
夫妻骨肉之間
詞雖懇切乃人
事之變聖賢所
不道此段取其
章法句法字法
俱奇肆故特錄
之

欲人之富貴。愛富貴者乘輿故也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天死也。非輿及仁

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

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

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不重加

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日月暈乃陰陽之氣昏而內被傷也

備其所憎禍在所愛。言人主之當防備者在已所憎之人是故

明王不舉不忝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

失省同異之言。察是非非同之言以知兩黨之分偶三五之驗。審衆論

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執後之所行以應前之所言按法以治衆衆

端以祭觀。衆事之端相參而現士無幸賞當與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衆

邪無所容其私矣。姦邪即有非者無赦則奸邪何所容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

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權勢之人得為民復除重役也復除重則資人富苦民

以富貴人起勢以籍。借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

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

之勝火亦明矣然則釜鬻問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

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

之臣為釜鬻之行。借權勢之重逞威以暴虐乎下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

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

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

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民之冤若無所告愬大臣比周。相與蔽

于前石曰淫後
多則各若乃名
言也天下之整
之權勢之資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內心腹為一而相善外相形迹假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奸和所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短不足也故以鏡觀而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

已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

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常以緩已西門豹魏將也

守性躁急一於則兵卒難董安于之心緩故佩絃以自急

簡子家臣也常端委鞶帶以隨宰人未見失之方緩故佩絃以急自警弦方弦也緩則緩弱急則警策故取其不可不急也

陳詳道曰此段論人當就所不知以矯其偏法術中頭腦處

來了凡曰人能于此參悟則補偏補短誠為字字

文道林曰一在得人二在求助三在法術推原援引有詳多說話而句確切

故以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在得人二曰力有所不能舉

三曰彊有所不能勝在法術故雖有堯之智堯智而無衆人

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烏獲古之勇士也力能舉千鈞勁剛強也而不得人助

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賁孟賁也育夏育也皆古之勇士力能拔生牛角而無法術不

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

非其身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離朱即孟子云離朱古之明目者易百步而

難冒睫非百步近而冒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

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困可勢求易道故用力

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

海岳曰凡事任人則結自則勞若不知任人則一人之力不足以集事其弊必至于賢才退却而不肯進所謂詭人之言皆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者是也

唐荆川曰此童論勢甚懇切許海岳曰詩此一轉收意尤切

怒之色為三者而發喜怒則則金石之士離心焉金石之士忠貞之夫也喜
不能獨成焉獲不能自奉貴者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
道畢矣

內儲說上

閱如霖曰各段隱枯文與先陳事理後貫事實彌約可誦以後班固贊述傳教遂為連珠體則溫編矣

衛靈公之時弥子瑕有卷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無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無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
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煬一人

陳碧虛曰此是誑諫後人多祖此

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蔽竈之光故後人今或者一人有煬君子者乎此誑弥子瑕專

中筆泉曰魯君世美其失季氏世收其政至于哀公則祿公室已四達矣魯之群臣非魯之有甚為所慮者不也為季氏齒私門之便而已未嘗為國慮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眾而迷舉事不與眾謀者必迷惑今寡人奉事與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說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諫於下今群臣無不一辭同執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

楊道密曰紀載雖有異不同而歸結竟出于一

舉國既化為一則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為一故問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率事之無益三人謀必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眾矣故

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眾矣故

曰莫三人而逃今魯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
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以齊荆為

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

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之事果利夫一

國盡以為然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

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

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疑也者誠以為可者半以

為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

無攻

劉縉曰此是戰同策士之譚袁了凡曰張儀欲伐齊荆此是善戰故強之習不足論矣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亦宋樞說齊楚能兵之見竟未聞有一定成說能傾人之聽者至於言之不可以王亡半為言亦利已及亂者之為君子所不道也

人故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曰成趙高成其篡殺者無人疑故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

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

环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

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

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

玉环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

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成丙不敢擊使豎

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

中瑤泉曰叙事肩左傳不如左之簡明

卷之五十五 常非

申屠泉曰用此
結語為案斷

褚伯秀曰數段
言孝士善辨而
無安用

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鍾怒而逐之丙出走
齊居一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
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
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声因
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室空之
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慘此不參之患也

外儲說左上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曜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
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曜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
風之詩而天下治詩曰南風之熏兮今以解吾民之愠兮

王制石曰此論
是精神骨髓處
文勢甚委曲

王維禎嫁女賣
薪二喻美其文
而迂其質是借
客形至之法

樓昉曰先王之
道聖人之言不
出易平簡談未
嘗工為詞說以
傾人之聽墨子
之言辨而無用
名以衛道適以
亂道不至為吾
黨所棄如賤女

而晏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
女子之色無害於治言致治有道則優游於廟堂之上無損於治無行而
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言致治無道則身雖

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為櫃以薰椒桂之櫝綴以

珠玉飾以玫瑰美石似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

謂美買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

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忘其實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

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

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善於辯說持馬非馬也及齊稷下之辯者

還珠者幾何哉

呂吉甫曰虛辭
迷人之藥君子
當聽言核實

張之象曰射喻
虛談則易試之
則誰

郭守益曰人臣
虛談以牽上聽
言則正宏用
則室人主不察
而受其欺士有
虛名之榮國無
實效之治也及
矣

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賊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

接形不能謾於一人夫新砥礪毅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知

射之道而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言細微也然而真能復其處不可

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

必全者羿逢蒙古之善射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

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言至小而難中也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

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特之言法度順手理象也雖

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

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以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辯說不顧忌延壽長生之術也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

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

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然無理也物

不死此乃無道之人而信人言人言可以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

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急愛也言人莫急於愛身上既不能免死安能使之長生

執鄭人有相與爭羊者論虛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

交口相非也以而不訣以後息者為勝耳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

而成君觀之與絲莢者同狀亦黑色言不明也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

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以日始出時加

其上一日光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畫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

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絲莢同終

李士表曰人主
為奸人所惑至
於迷昏味罔之
甚者多是此類

馬理曰益莢翁

趙以夫曰蓋可

照之則明

歸無用
三傳曰此以屋

用 歸無

表了九日此段
摠上兩喻作斷
案

陳后山曰愈多
愈煩愈重復愈
有味愈不厭
在曲折

林希逸曰一段
關鍵在頭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不求事之情實人主說而不
 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
 有術之士有智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喻虛辭無用之人故人主之於國
 事也皆不達乎曰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士有智術者窮無所施也
 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
 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
 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
 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知治道之人也不得行其方
 術故國亂而主危

昔道開曰稱說
工辨而無實用
如塵飯塗羹者
甚多
樓昉曰此段無
一字得之

陳許道曰父子
喻相為則相怨
庸工喻自為則
相和二喻貼人
情切事理以人
全不迂濶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戩戩切也然至日
 晚必歸饑者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
 而不慙慙誠實也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
 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魏趙韓共分晉地為諸侯故曰三晉不慕
 而治強者秦也純任詐力而不慕仁義最健併六國而治強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簡即不辭之意子長而怨子盛壯成
 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
 相為而不周於為已也夫賈庸而播耕者賈庸力作者也用之耕田以播百穀
 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
 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及巧而正畦陌疇疇者

百畝為畦
非愛主人也
曰如是羨且羨
錢布且易云也
以其養
事情然疏道寡
恩泪没功利真
意日衰

卸守益曰以載
與左氏少異

之勤績右具者
春秋左氏引此
只叙簡公之躬
親不重子產上
評品

如須溪曰此叙
即簡公躬親之
故鋪叙治理歆

百畝為畦也。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羨且羨。錢布且易云也。以其養
功力有父子之澤也。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
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越
雖異類。而心有以利之。則可以也和也。父
子雖臣親。而心有以害之。則離且怨也。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周之間。荆晉二大國也今城郭不完。兵

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外陸四鄰則無侵陵之患。故曰而守其內也。已固矣。內修政事而有自強之策。故曰內守固。雖小國猶
不危之也。君其勿憂。不憂其危也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

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芋瑟不鳴。寡人之事
不一。國之當憂者不一事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國

記勤人

趙以夫曰中有
根本之言

土荆石曰以言
人主躬戰伐慕
仁義之名而自
斃

不修相臣職所子有職事也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
之過也。

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李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雖刀遺道
三日可及。三年不交。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成列軍陣已齊整也楚人未

及濟。右司馬賈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
未成列而擊之。必敗。涉河未濟而軍車未成擊之又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

不重傷。射禽不重傷不擒二毛。擒獸不也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

鼓不成列。兩軍未成列不擊鼓以進戰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非義之所在也請使

楚人畢涉成陣。而后鼓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
將為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

矣公乃古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

禍也宋公虛慕仁義之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

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躬親耕田以為上服戰鴈行也服習於戰而從行陣之列民

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公欲景

歸因而無景公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急駕車而煩且之

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自步以騶為不疾奪漈代之御景公

子之術為行之不速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

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魏昭王欲與官

事欲親與理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

百官之事

許海岳曰此言必躬必親之病

張洪陽曰經曰夫不明分而躬親蒞下且為齊景公之下走楚昭王之睡卧也

何不試君讀法讀法法度刑政之類昭王讀法十餘箇而睡臥矣王田

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睡

不亦宜乎人主必躬親庶政而為人臣之所為則心勞矣睡不亦宜乎

外儲說右下

造父術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

漈筴之制也以書筴專制之故馬不逆也然馬驚於出羣而造父不能禁制

者非漈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羣也羣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

為駙駕漈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擇馬之所欲芻水之利馬之欲

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

池也見圃池馬走過之故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

呂甫曰造父威分於出羣

林疑德曰王子於期德分下圃也上二命也

如孫曰王良造父不使駕也曰連成穀不能

二十一 卷之九

共琴二俞尤妙
駢羅整飭天賦

奇芬曰勢不可
共威不可分勢
共威分則國敗
此是名言

操在革而叱咤之車革車也叱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答之馬不

能行十里共故也王良造父共駕田連成竅二人古善琴者天下善鼓

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二人

則巧無所施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術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

其臣共權以為治權歸於君而不分斯能以田連成竅之巧共

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上兩喻下兩

文之妙法也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效駕

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子取道爭

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繚葵進之焉突出

於溝中馬驚駕敗

林希逸曰田嘗
為圃池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歛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

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民被其虐秋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

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

令馬忍渴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

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馬渴見他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

服馬父矣今馬見池驛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

衆父矣徒造父以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

也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

驅而前之輪中繩中繩驅之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笈之瓊逸

出於賞中馬退而笈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轡不能正也馬驚

走雖

馮叙吉曰深引
於期以為下斷
案根本

二二二品... 卷... 十

以唐英制之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不能正也

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謀之居其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

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猶馬驚於羸而

繼不能制也故曰子罕為出羸而田成常為圃池也今令王良

造父共車人操一邊害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全也令田連成穀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

曰百姓里皆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嘗之人二

甲嘗毀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非令而民擅禱乃私愛而無於度也夫愛

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改法度而心循大民之私愛是法不

立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一曰秦襄王

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即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

社臘之時也臘日祭社以報成物之功占禮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

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

賀曰過堯舜矣言其得民心過於堯舜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

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

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嘗其里正與伍老屯二

甲屯也亦也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

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主為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

馮叙古曰復說王良非以為斷案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明是非丞於少師正此類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世貞曰此人情不可以為世主

吳傳曰凡段甚曲折几為更者可自勉於燕

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一里有正一伍有老以統率之屯二田臣竊怪之。王曰予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言非以吾之有恩為我用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孫儀子不受其

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

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既受魚則必屈已以狗人而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

於法。狗乎人必枉於法也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

魚。我又不能自給。給取足也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

長自給魚。此如已之自為也。此二句即公儀休之事而斷明為政者當求諸已而不可徇人

難勢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言蛇龍之變化上必資雲霧此資人必待勢而後行也雲罷

霧霽而龍蛇與蟻蝥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蟻蝥勢虫也無所賴籍則神化之物與凡庸等者失勢故也

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

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此言賢人屈于不肖位卑也而

桀為天子能亂天下。此言不肖服于賢者位尊也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

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失高者。激於風也。喻勢位之足恃身不肖之足恃

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

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

傳夏書曰此言賢人必待勢而後行反自奇特且有感慨跌宕之勢

高子玄曰好女字游心應口處全在文機活動讀此文者便悟

機叻曰以言勢
必待賢人而後
用轉下輕婉妙
馬理曰雖然二
字甚妙

三刑石曰慎子
論在得勢非
之在任賢之勢
為賢人之
小人為乘之
負矣

任賢者也結轉上意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此言勢必待賢人而後能用吾不以龍蛇為

不託於雲霧之勢也此言賢人必特雖然夫擇貧而專任勢足

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一轉起下斷案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

者龍蛇之材美之也此言推賢者足今雲盛而蟪弗能乘也霧

醲而螳不能遊也夫有乘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螳蟪之

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

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言桀不肖有其且其人以堯之

勢治天下似以其桀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

用已而不肖也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賢者得勢位不

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

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不肖者得勢

亂天以勢治天下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

為虎傳翼將非入邑擇人而食之虎本猛物而付之翼則夫乘

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傳翼也不肖人本惡而乘之以桀紂為高

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肆行者南面之

威為之翼也喻中使桀紂為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矣勢

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位非

資顧人之資不肖何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

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街

王荆石曰皆前
人所未道妙哉
妙哉

美室曰辨難何
持委曲細密不
漏皆前人所未

二二

道說哉說哉
二十九年
卷九
三

呂吉甫曰提出喻中字眼

支道林曰枝廉扶蘇縱橫變化文既奇偉事理亦甚先秦之文如此

康海曰一句結如千鈞

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以馬喻勢位滅獲王車馬
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詘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
車以勢為馬提出喻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策使堯舜御之
則天下治應王良桀紂御之則天下亂應滅獲則賢不肖相去
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
則不知慮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只收一句
復應之曰復設難以辨論之 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
治則不然矣此下一办勢必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
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此言
汰變而言人之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
所感天下者也

王元澤曰設喻迫切直便辨駁得制

陳后山曰此喻轉起未言有指則中至亦可以取之不特賢聖

林希元曰設喻嚴可不涉汙漫

鄧守盜曰兩設

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一轉折夫堯舜生而在
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言勢亂而人故曰勢治
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
得設也一句收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
何以明其然也又一轉折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
之堅物莫能陷也矛楯兩有三角者俄而有譽其矛曰吾矛之
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
應也以為不可陷也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欲言
利必陷于楯言楯之堅不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為
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提出應此矛盾之說也

三
二
一
長
二
四

問侯婉

季士表曰末亦要歸于法度使中主守之抱法巨鏡可以無亂

吳侍曰勿撞一旬壁喻

褚伯秀曰軍法句法之勢勢若頃挫其舞撫之勢不可羈制奇哉奇哉

夫賢之不相容亦明矣又一轉折問以辨論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

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于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

也中者中者中主也上不及堯舜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立

度以度勢位則無不治背法去世則亂言中主也今廢世背法而待堯舜堯舜

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言廢世皆法雖堯舜之抱法處世聖亦不能治况于不肖

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言抱法處世雖不肖亦治况貧聖乎

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

去亦遠矣總押一句譬喻繳收上意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

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言慶賞刑威積釋勢委隱括度量也

法堯舜戶說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

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

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謂今世也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

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遇之則日取千里吾不

以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

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

說也不可亦明矣喻古今之勢不同碩法術之用之也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

致使中手術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

古之王良乎言有法制則可制治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

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四句意作一句讀句長字不臧者因誦為二此味非

飴密也飴密應梁肉羹味之意必苦菜亭歷也苦菜亭歷惡草也此則積辨累辭

三十一山名史記平一 卷一帝卡子 二五

離理失術而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六反

支道林曰一正一反二柱相形到末

何孟春曰通篇分節雖多是一上父字主在破仁孝之論賤虛名責實行是至劉至奇之文

袁子凡曰兩扇並叙只是一段此文章妙處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北戰敗而走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

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方類也私學共道而各立其方類而離法非法度所能制法外之民也而

世尊之曰文孝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牟食之民即飲食之民也而世

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誑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

士行劔攻殺暴傲之民也嘗試也以身犯法而試死也而世尊之曰任譽是

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赴險殉誠殉誠忠誠也而世

少之曰少之不足之意也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

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耕田而食財利之所由生也而世

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慙

之民也顛闇也重命畏事重王之命令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

曰怯憚之民也挫賊遏姦挫挫也遏止也賊時亂逆之民也明上之民也而世

少之曰調諛之民也調諛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偽無益之

民六而世譽之如彼工文而斷之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

此之謂六反善所不當善毀所不當毀謂之反也布衣循私利而善之世主聽虛

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既禮之必有爵祿之加何利也百姓循私害而

善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既賤惡之必有黜戮之及何害也故名當在乎私惡當在之民而毀害在平公善宜賞之士索

樓物曰摠收兩段補足正意

王荆石曰貴賤名而不毀實行世之毀善既不

足愚人主亦憊於俗而札之賤之好惡相非賞罰相反彼耕戰有益之民其不趨于姦偽幾何人哉

國之富強不可得也。賞罰失宜則人必不服求國之治強決不可得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弃髮必為之愛。愛弃髮之費而

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蹙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蹙飲藥則身不活。病

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無法而以道家相禁則交必

有却矣。却問隙也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

父母之懷。祗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

故父母之於子也。問言則筭之心以相待也。而况無父子之澤

乎。言君臣以義合非父子以恩合也

今孝者之說人主也。皆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所言者皆忠君愛國之道是

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以不熟於論。思誑而誣也。故明吏不

受也。明主能察其治妄而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立法制以示之也

也。法禁明者。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賞當功罰當罪不可所私也則民

要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

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常能其賞罰無私

而賞功罰罪也。因能而任之官使士民明焉。盡力致使則功罰可立。而爵祿可

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

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致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

則不可以霸王矣。夫姦必知則億有備而奸不滯入

高似孫曰譬喻最妙

舒芬曰懸法而民不犯之喻

守益曰此皆以情欲論事而不要諸人性之本善亂人也

部子玄曰愛不如其之喻文辭雖善刻薄寡思宜慎用之

王維禎曰聖人之于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者則官法必于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

之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魯史可

疑也喻奸偽萌于隱微人之所難知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魯

史可疑于幽谷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

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耻廉耻人固有義禮之心也母之

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無如父母之愛也

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法令之行民皆從之如父母之行于子又其萬之倍也父母積愛

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策亦可决矣可見愛則令不行不如畏嚴而

民畏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佐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

其遠罪也言父母所求于子求其安所易從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

平則盡其力言君之求於臣求其所難盡也親以厚愛関子於安利而不聽君

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

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言不用恩愛而發法禁也故母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也父薄

愛教答子多善用嚴也喻官用威則法行於民畏用恩則法施而民玩

令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

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言窮困則憂窮而衣食自足也相憐以衣食相

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言供像則怠慢而飢寒切身也故

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法亡行也苦而難從而后長享其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

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憐

也言能任法而察恩也孝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

者勸禁也賞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患之禁也急夫欲利

馮叙吉曰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止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暴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

揚道賈曰破學
士輕法之論

褚伯秀曰重一

盜賊也而悼懼
者良民也故治

者矣疑於重臣
獨賞功也又勸

一國受賞者其
利未嘗者其業

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非利即害故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

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非治即亂是故欲治甚者其賞

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

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

無行無賞罰之法是故決賢不肖愚智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

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刑寡而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

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

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禁內之邪禁一奸人而重加

受賞百其利其嗜也悅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

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又一沒難見重

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

重止者以重刑而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

上設重刑者而姦盜止姦盡止則此奚傷于民也奸止于所

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止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

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

申鑒泉曰此言
刑暴而阻衆賞

寡而勸衆非止
為一罪人也

許國曰即刑爭
灰之說

王元澤曰設論
輕刑之弊

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設陷，欺民不見而罪之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埜也。人以忽心視之，故輕犯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林希元曰：此喻才足之後，充不可去刑。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又設難以办足民者不可不重刑。上不爱民，賦歛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加愛于民而刑不用曰輕。可以治也。此言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故已取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以下又以治家設喻。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言侈泰則亂之基。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行暴非重刑不足以禁之，見民足亦不可去刑。此則財用

褚伯秀曰：此值破前足民之說。

申時行曰：用財是則墮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為能。

支道林曰：當家之愛子，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後忝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

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于用力，上懦治則肆于為非。上治柔弱不振則民財用足為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脩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結一人心不古，非重刑不足以治之。老聃有言曰：知足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室猶重也。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桀未必以為天子為足也。即桀不足于天子，喻人心不知足。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此正說治民之道。適其時事，以致財物。勤事以時則財物有所出也。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

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

慈惠之賜私恩。小利也。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窳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

對。則暗育者窮矣。盲者無所視。暗者不能言也。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

無術無知識也。猶夫暗者不能言也。則不肖者不知。不肖無財能也。猶盲不能視之也。

也。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

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焉。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

則罷徒效矣。授不出俎而試其力。則強弱見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

以事而愚智分矣。任以事而試其能。則人之愚智見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

呂吉甫曰。此喻呈試。試功無異。無名無聽。虛言美室曰。虛奮。誇誣之徒。申其論說。有經有緯。能文能武。試之以史。則其術疏。其辨。窮欲知愚智之功。任事求功之法。不可不務也。閱如霖曰。當時戰國之士。朝秦。閉慕遊燕。聲價仰。愛吊之間。而取封侯。卿相。聽。

也。而自飭以為高。世主炫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

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育者不得矣。反轉喻意。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覩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

不飾矣。

八說

為故人行私。為有故舊而行。謂之不弃。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

輕祿重身。以爵祿為重。不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弃官

寵交。謂之有狹。狹猶離世道上。謂之高傲。交爭逆

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行私恩。小惠以謂之得民。不弃者。更有

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難使也。輕祿不仕。則民不為之使也。有行者

所謂考與則世。世主不知任之。以事甚至為難。慧為難。雲誇以辯。奮賢智以正。窮索因之富強。不可得已。

林希逸曰。此篇說立法處甚細。然句之精神字。對酌小心之文。道無隱曰。上陳八說之目。下詳八說之字。宋一正一反。以利害結之。與前六反之。論意亦相似。

劉榮曰：帶子一書此并論說不厭其煩蓋其立意在於計功不能以主奢而虛辭誣之徒故其偏較至於賤賢仁人君子自知其說之謬也

吳壽曰：任人而使居勢位整飾細密

陳詳道曰：智士不足於信使集

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事遊俠則官職不得其人。高傲者民不事也。剛

傲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民君之民也下得民心則君孤立于上也。此八者

匹夫之私吝。人主之大敗也。以皆餘偽以取虛名有以敗回家之事也。反此八者匹

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

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概也。此一句是總下詳言之。無術以任人無所任

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脩潔也。非口辯才智者則脩行清潔也。任人者

使有勢也。任人而使居勢位。智士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其智起人疑惑而不信也

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脩士者使斷事也。脩士

者未必智。為繫其身因惑其智。為繫清其身不用其智。以愚人之所憚處

治事之官。而為其所然。愚憚者不足任事使處治事之官而任其所為。則事必亂矣。

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用者者則君受其欺。任脩則君事亂。任脩則君事亂

則不足理事。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羨貴法術。倒言而

跪使。倒言反覆也。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得誣欺計功

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察人心術之微而知其失。有過者罪有能

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愚者

不斷事則事不敗。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察人之事然後知人之賢否不可以語智也。夫民不

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不可以為法矣。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

下士

事可也。修士不足於財。使善倍可也。各因其長

袁了九曰：明君之道以下又是正說補足上意詞不煩而意明盡

王荆石曰：主纖理不取趨距此小心文也

鄧守益曰：此與前後數段摠不脫功呈使能以破虛辭無用之士

士

王維禎曰人有毀陳平於漢祖漢祖以讓魏無知無知曰楚漢相拒臣進計謀之士固其策足以安國家利社稷耳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進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是知韓子之言者

下之所祭也。謂其為智而能祭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祭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處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能盡其辯焉。于賢者尊之則智者自盡其能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于賢者尊之則智者得行其說也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公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搏智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釋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魯史。魯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不事耕作而足其養不出事而声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孝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塞止匹夫之私便而惟重人之有功有勞者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訟也疑。置法道民而貴文李則人不信秦賞

黃鳳翔曰世道升降民心不古。行於古而不行於今者何限如堯舜讓而帝。商之聖人不傳賢以啓爭。以力爭之世循揖讓之軌。以立法是簡之而愈煩。

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繳轉前意見人主不可急功利而尊虛名摺笏干戚不遠。有方鐵鈺。言國君異器方帽也言晉笏之謙千戚之舞與大方帽鐵鈺不稱適也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魚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轡。古人亟于德。中世遜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揆陋而不盡。故有挑鈹而推車者。挑音堯。鈹音音。挑鈹釋刻削之器也。上古摩壘而釋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此段之大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古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之而感亂也

推政也。言聖人之治因時立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

而有難。法立而有難行者。權其為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

而功多則為之。權審其功多害少者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

也。言立法有難易者。利害乃其成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

之乘。乘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得地者。出其小害計

其大利也。死傷者其害小。夫沐者有弃髮。除者傷血肉。為人見

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喻利多害少。人見其害而弃之。是無術也。先聖有言

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摩者旋而成圓也。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

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于實者。言有辭拙。而急于用者。故聖

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無害之言。其說不實。無益之事。不急于用也。人之

王荆石曰。先以
戰喻。又以沐喻
之中。有喻戰喻
沐喻。皆言害少
利大反

論以訓曰。不幹
本作。而好。不事
道。虛惠。以說。民
此。智。飯。之。說。之

立而後下。受皆
明三不受

步道林曰。法度
畫一之喻。明其

法。禁。密。實。謀。計
則。內。無。安。亂。之

惠。外。無。死。虛。受
禍

張洪陽曰。息不
如法之喻

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

輕重。求索不能得。求輕重多少於衡。石之外。則不可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

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者。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

也。以轉喻。意甚妙。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

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臣之姦者必知。則奸無所容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和

也。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隱於刑。不事醫。則疑

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政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有子者。首不

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

持國。引起人君施愛。不如嚴刑意。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歡矣。故謹於

二二二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趙志高曰言仁
義不如法令刑
名之謬論也

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
法明則國之紀綱不紊故無齊亂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
謀計得則國勢強固而無禍害故存

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

心剛強而輕易于誅殺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
剛毅則下有不順者必憎惡之易誅則妄殺加於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

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
下被其憎者必起怨心妄誅則民將背叛。故

仁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汰偷幸而望于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

而臣主乖民。然而亂心生。
摠收上意而兩言仁暴之別故曰仁暴者皆亡國

者也。
結一句有力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
不能為餓者得活計也不能

王荆石曰破學
士之空談
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
不辟草生粟無以開財之源何以能

富今孝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
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兩意上喻最是妙

王元澤曰言法
立則簡易輔叙
簡便周盡
是以聖人之書必著
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
言人之得失難盡知

也。無思無慮。擊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
愚者無智慮易責以後法也

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方勞。不用而國
治也。

申時行曰獨斷
之喻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
掌君苞者也則尉人輕君。而重於

宰尹矣。
以其權屬於宰尹也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于樂正。
正樂官則之長也貝

三十一

言
卷
三
五
言
左

瞽工輕君而重于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于寵人。右寵幸之臣也。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

下。托食於國者也。言若無位而寄食于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

宰於君則不可使也。則民之欲不主于君而民不可得于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

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持在人臣則君之命令而民不從。虎豹必不用其爪

牙而與鼯鼠同威。禹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

上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權不由已則不能作威福以好惡人。索人欲畏

重已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說曰佞。人主肆意陳說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

張洪陽曰。喻威福不自已出。則人不畏利不行。連命意同。

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言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尊爵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重臣者權臣即前所云重人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

五蠹

上古上古太古之世。人人是稟天地之氣生而靈民百姓無眚少

而禽獸衆。人民不勝。少不敵多禽獸總稱蛇虺屬蝮蛇黃黑色毒最烈虺刑短而

偏毒亦甚。最大者為莽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棲身之巢使群害

皆不得而相侵也。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木實旅莠。蜂

蛤蛤腥有血。腥死而燥。而無未敗而色臭也。而傷害腹胃。氣脆。民多疾病。

褚伯秀曰。通篇係盡五蠹之害。至尾方說出。名目來。

二一七二品良華平
卷
三
五
言
左

呂吉甫曰日上古之世叙到殷周又直說到今世見堯舜之道不可行於夏商世更代更已狀別欲行古道於今時乎摠是古法不足循如循卿法後王之論是也

陳詳道曰脩古法則滯而不通

有聖人作鑛燧取火以化腥臊燧取火之木也鑛燧取火如春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櫛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火以資享調燠化腥臊也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

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繇禹父禹決瀆瀆謂江黃源公河靈源公淮長源公濟清源公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

武征伐今有構木鑛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繇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新聖后世之聖人也是以聖人不期修古

在扶世不汰常行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修長也修古太古也應期於太古之法不汰常行之事惟因其符聖聖聰明之盡也不勢之所指而為之備隨時而轉移也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

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

以設為守株待兔之喻

得而身為宋國笑引喻形容甚妙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

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織禽獸之

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

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

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此詩說話皆切事情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

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

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斷糲粢之食藜藿之美冬日覺裘夏日葛

衣雖監門賤役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耕

之曲耕田器以為民先倡而行之以為民先也服無肢胫不生毛雖

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天古之讓天下者是大監門

卯申益曰此等語須皆切事情

王慎中曰李斯二世多稱引此語

林希逸曰非見五帝之民浮言亂國遂謂詩書不如法律仁義不如耕戰至欲

二一

遂舉兵伐魯。公問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太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謂使徐魯皆務強其兵力也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亂世也之民。猶

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不能適宜不知特務之患也今儒墨皆稱

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秋官刑部也

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率先王也。先

正之寬緩世所率而道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

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

張洪陽曰。欲去仁義而存刑罰。皆憤世之詞。

朱之蕃曰。以仁義不如威勢。一偏之見。不數成而於善坑儒禍萌於此。

朱之蕃曰。以仁義不如威勢。

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太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效古之行仁而不可以治天下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位。以法勝民不為乎垂位之仁慈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明者固服於勢。寡能懷于義。言民惟畏上之威而不懷上之義也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人者。寡能羨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為仁義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即庸君世主之意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不臣民者。固服于勢。上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羨。服其勢也。人君之勢不待不畏

陳后山曰喻最
迫切韓子刑名
之說以其最勝
矣

王元澤曰以寬
緩之政治急世
之民猶無繼策
而御得馬

舒分曰戰固先
秦多此喻

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
說人主也不乘不勝之勢刑法以威民民必畏服故曰必勝而務行仁義則可
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者
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告
也勸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弗變其惡也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
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
兵推公法而求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汝易其惡而為善也故
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
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峻峭險阻也千仞之山跛牂
易牧者夷也平曠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

後道開曰樓破
作布帛尋常等
語李斯數稱引
說二世

李士表曰循此
兩行亦可稱小
治辯未能窮本
終非大成

郭子玄曰此說
當世法禁之壞
極切時弊

王維禎曰賞賢
伐暴舉善之至
者也賞暴罰賢
者惡之至者也
是謂賞同罰異

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金銷爛雖多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
害則手不掇百鎰掇百金必有害也故不掇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
厚而信信必賞之也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
而固法專一而堅固必行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輔助
其賞之所不及也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具盡其力矣今則不然詳說
當時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
家業也以其不収也不見用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施禁罪之
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
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可廉偶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
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廉之行而忘犯禁

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法禁之壞極切時弊

之罪故民程於勇而更不能勝也多其有勇則民皆習于勇而法不能治也不事力

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能之行成而兵弱

而地荒矣不戰則兵弱不耕則地荒也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

相則私行立而功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以虛文亂人主之法俠以武犯禁

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諸先王謂后儒之為

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劫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儒俠

之所不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友也

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不足以致善也

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直身而行

無私也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奉君之而去也而

由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証父者以君觀

之為直臣以父視之為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

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率而上之舉而加之上位以是觀之

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言孝子養父而不盡力于君則背于君也故令尹誅而楚

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摠救上

斷其利之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右

者蒼頡之作書也又自蒼頡制字說起乃無中生有妙妙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

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已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

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

信見信則受事見信于上則必任用而受以事也文學習則為民師為民師則

劉涓子曰以前說儒此處又添出條來

長了九日一篇數十萬言胸中

如禹射泉源滾不竭而縱橫

變化無中生有愈出愈奇每段

一意並不雷同省他筆中有譬

喻中有喻天下事勢如指掌作

長篇文字如以

姜室曰二段皆喻不可以私行害公法說得痛切精神

支道林曰劉氏

去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

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

澆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

婦于黃老

甲時行曰國貧
養儒俠難至用
介士所利非所
用所用非所利

舒芬曰民之私
行用之公利並
重則相反也

知守益曰並幸
儒俠相戰國造
俠之風尤盛大
史公亟稱之

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所敵國公利也。而按城者受爵祿，而信蕪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私劍刺客也。之屬。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二句搃論其要。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暇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深求隱僻言人微上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眾人俗之所不言也。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

樓昉曰微妙之言愈讀愈有奇

肉。梁肉膏梁肥肉也。不務梁肉，蓋言肌者易為食也。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寒者易夫

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日用庸行夫婦所則知不用之也。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

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待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心無所欺則無偽妄之行也。布

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

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

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之。田常宋之子產皆弑逆臣也。不敢欺也。奚待

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

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官多則貞信之士寡。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

何孟春曰當時
世主喜說士之
情如此

袁了凡曰條論
士風訛切時事
如隔垣而洞五
藏

馮叙吉曰復句
迫真而微切

陳后山曰百口
號呼有匍匐赴

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整頓其法而不求察上之智固術而不慕

信慎固其術而不慕故法不敗而群臣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

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以其言之辯論而不求其理之當也其用於行也美其

聲而不責其功焉美其聲聞而不責其功效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於

辯而不周於用故卒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言者盈廷

而無視實用故不免於亂行身者舊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岩穴

歸祿不受智仁夫士也退處岩穴隱遁也歸祿辭祿也不受不以為受而取之也而兵不免於弱

政不免於亂此其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因民之譽而尊禮之亂國之

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商管仲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

貧百耕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孫武吳吳起之書家有之

救之意後世敷
陳安有此安能
動人

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

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

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言可因耕得富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

者曰可得以貴也言因戰而得貴今修文學者習言談則無耕

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人皆習於

文學言談而耕戰之寡也

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後

王荆石曰語愈激切相李斯而為後李斯為焚書之卒先儒之條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後李斯為以更為師無私

劔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

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

趙志高曰以前
說許多言談之
事而後卒歸于
從衡

之謂王資

王業所資以與者也

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寡

寡隙也

超五帝侔

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于內。言談者為勢於外。

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而

從之。黨則有仇讐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蘇秦合六國以攻秦合眾強

以攻一弱也。而衡者張儀連六國以事秦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

持國也。持扶持也。持國安邦定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

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獻奉國之版圖也而委地。效璽而請共

矣。上至而請罷兵也。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

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

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

趙以夫曰言衡
未見其利

成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效大未必有疏

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

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分內救小。則以

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人臣尊矣。國

地雖削。私家富矣。人臣以地事強國。則受厚祿而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

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

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矰繳之說。所以取鳥者以生絲係矢而射流而

取之也。喻人臣以假托之言。探取其君之意也。而徵俸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

之得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

而謀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外事強國也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

朱之番曰見說
縱橫之害

三十一
朱之番曰見說
縱橫之害
國也
大可以王
小可以安夫

湯賓尹曰此言此強之策可強

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貴於外。內政之修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弱難必危，難施為計也。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言所資者大易成功也。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亂之資異也。以秦之治而燕之亂，所資之勢易也。故周去秦為從，甚年而舉術。不期年而東周威。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于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賞罰之必信也。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

許國曰民之逐戰求壽者，國之賞罰不及而公法不行也。

楊道賓曰：通民是正說治國之政及弊政之害。

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不必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道由也，由從橫之事也。治國者之道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皆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勲臣以馬上得功者，故曰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官舍古者設官分職以治事，不可無臣。故內置省部，寺監外列百師，庶府莫不各有所治之也。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屈要地有權勢者也。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民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

支道林曰強國之道在于農戰故貴農戰在俗賤末作毋使姦貨財賈得以積貨賂而褒官爵范無隱曰此詳五蠹之實

世近習之請行又說近習之弊則官爵可買則工商不卑也矣商上有財得以買官則不卑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歛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口稱先王之道以籍托于仁義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為說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志也社稷之利此從言之士有害于國家也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司天監置立春夏秋冬中正五官之禁比俠士有害於國太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沸靡之財謂溫費也佯農夫之利此五蠹有邦之蠹蠹害也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

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反言也

顯學

世之顯學顯學之士積孝而有功者也韓文所謂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是也儒墨也儒之所

至至極也謂造詣之不可及也孔子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

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

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

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

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

復生將誰使定之學乎言古事無定不可行也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

劉棻曰通言古學不足據空言不足信

節子玄曰先秦之文明白敷暢溫淪有如此篇者漸趨豪跌馬遷則奇怪百出矣

王元澤曰寬則
虐名譽之人

姜望曰曲折往
復引事設譬說
盡事情字、精
神非胸襟開濶
回事透徹如此
不可下筆

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便定儒墨之誠乎言

談無換不可用也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

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十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

而必之者遇也古李湮矣無所參考憑信而弗能必而據之者

誣也不能等度而信用之而取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

則誣也明據先王而不能必非誣而何愚誣之學襟反之行明

主弗受也弗受謂不見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

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為儉而禮之禮者罷而儒者破家破家隨

而葬服喪三年大毀大毀謂哀痛之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

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墨者以薄為道見儒之是

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見墨今孝

戾後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眇其議

大不被屈行曲則遠於裁獲行直則怒於諸

侯自反而曲則諸侯之世主以為蕪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

聞爭和以處取不隨仇不念舊不羞囹圄哀恤監見侮不辱犯

不校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蕪將非宋榮之怒也

之性剛毅見宋榮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宋榮之性與

之寬則非其姑息今寬蕪怒暴俱在二子人主無而禮之自愚誣之學

其暴矣今寬蕪怒暴俱在二子人主無而禮之自愚誣之學

襟反之辭爭爭如爭道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

行無常儀夫水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襟反之學不

吳俸曰是非並
蓄無叔是人主
不明于公私之
利不察當否之
言故有訛患

王維禎曰設此
民間一段之事
論理近人情

申特行曰此段
擬是后段所云
所養非所用所
用二句俱是切
確議論

閔如霖曰明主
舉實事去無用
不道仁義者故
不聽學者之言

劉漢溪曰寬則
縱各言之人急
則用介胃之士

所養非所用所
用非所養一篇
主意在與數句

而立而治。今兼聽禱學。總行同異之辨。安得無亂乎。物類且然

聽維縵之詞則和足以勝正勢必至於亂矣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聽言既不辨其

雜謬而措之治人又必到置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窮地以實無資。其推

有餘以周今夫與人相善也。無曲。羣房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其

非力則儉也獨能生殖。當完自給者。非力在則節儉也。與

相善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百慮

而家自貧窮不足於用者非日侵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而富。今

上徵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

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危邦不處

軍旅。龍邦不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不以天下動其心世主必從而

禮之貴其智。於不入不處而而高其行。於不利天下而以為輕

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

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

得也。藏書置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

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國之賦稅而上之

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

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豪俠不群執操不侵。砥守怨言過於耳必隨

之以劔。有怨必報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

賞。而家關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關。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介胃勇敢之士也所養者非所用。所用

劉涓子曰此言
听與用相反

何孟春曰引事
言空談不可用

王鳳翔曰世儒
者之說人主不
言今之所以為
治而語已治之
功不審官法之
事不察姦邪之
情而肯道上古
之傳言先王之
成功儒者飾詞
曰聽言則可
以霸王人主不
知而任之華下
之患長平之禍
魏敗於華下

者非所養此四句一篇之大主意矣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

是其言宜布之而官用其身其言之當理而是也則官而用之若非其言宜太

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息其

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

尼幾而取之與處久相與而久處也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

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克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

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而智而有失實

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

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子墨卵之辯而有華下之患魏昭

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子墨卵之辯而有華下之患魏昭

其所必至矣

白起所破坑卒於長平矣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鍍錫而察青黃區治不

能以必劍言頃區治善則不能以必成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滅獲不疑鈍

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滅

獲不疑鴛鴦良觀容服聽辭言指上子羽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

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

州部外衆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及賞則爵祿厚而愈勸

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盤

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木偶百萬不事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

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

技藝之士亦不耕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與磐同粟無所出國不富

趙瑾曰聽虛言
無參驗之喻

康海曰韓子引
繩墨之事情明
是非其悽慘數
少恩皆原於道
德之意

馬理曰喻浮談
無實用

錢福曰並設二
喻如操衣劍

林獨疑曰李斯
嘗稱以以媚
世

吳默曰息不如
感之前

也。儒俠母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徒有空言無實用國

不富也。夫袖知磐石象人而不知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

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言義不足

以服民也。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言威足以

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見臣服於人也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

悍虜而慈母有敗子。言慈仁不足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

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

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奉吾之法境內不什數

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

務法。夫又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園之木，千世無輪矣。自

直之箭，自園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棄車射禽者，何也？隱

世

王荆石曰喻仁
義性生不可學
而能

湯賈尹曰喻仁
義必假術飾戰
國之學如此

民。賞罰不用而恃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

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而行必然之道。今或

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身出

莫之致，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性命

而自至，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性命

也。故善毛嫱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

許國曰諭世主
虛談不可用

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煩賞罰法度治之助也明主必急之而緩其智壽之煩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歲萬歲千歲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也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今之所為治賞罰法度也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言皆虛誕無實用也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儒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伊管雖賢無所用其致治之術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

李士表曰此喻
民智不及不可
與慮也

袁了凡韓子論
治國在務修明
其法制執契以
御其臣下富國
強兵以求人任
賢

用承上意以接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痛下起喻意不剔首則寢益謂離也福威而積之披福也剔首剔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腹痛者小苦而去疾乃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產也而以上為酷殘暴也脩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法度嚴而畏懼也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為境農隙以講武事閱士事并力疾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聖哲通明也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禹以擊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

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耶鳴鼓先登非
多力固士不能
也

舒芬曰古者統
兵有百夫長千
夫長萬夫長故
曰萬人一將
者三軍之司命
國家安危所係
也

樓昉曰必死與
必生不伴故一
人奮死可以當
十之可以當百
百可以當千千
可以當萬萬可
以取天下矣

馮叔吉曰王剪
伐楚非二十萬
衆不可白起伐
趙亦用二十萬
趙乃以四十萬
敗於長平

傅夏器曰便器
用是矛戟方矢
之類極其精妙
武勇是多力固
士之併其法器
械不利以卒予
敵士不武勇以
將予敵二者兵
家尤為要也

禁以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陳犯之不能禁以四者猶
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
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
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試聽臣
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不敢舍
父况國人乎一人仗歛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
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伴也聽臣之術
足使三軍之衆為一死戰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
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衆而天下莫當者誰
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

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
及二十萬之衆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
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
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
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
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為
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量吾竟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
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
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駮耳之馱
彼駑馬鬻與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為用吾制天

袁宗道曰以論用兵在自強自強之道在農戰農則蓄積多而軍旅之費何所出戰則服習練而接外之際不能敗區區於諸國之助不足有濟也

下之制為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於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以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

戰威

師子文曰道勝是不戰而服人之兵如諸葛亮分兵屯田擁寶魏司馬懿甘受中榻之辱是也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科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以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心有必戰之心以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闖發機潰眾奪也

威勝則士氣於未戰之先挫敵威乎既戰之際吳起孫武諸人皆能之

王維慎曰令貴審貴信故士心一而易於遵守有所持循而不敢二若教變更則上多疑令士心不固矣

王慎中曰士教變易則失其業季工數變易則失其業裁令數變易則疑其眾心眾心疑式士信弗孚望其致

功乃還以力勝也王侯知以所以三勝者畢矣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貫則聞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日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利之論以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眾心也眾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眾不信矣故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眾不二聽動無疑事則眾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象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蕪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人率民必

死獲勝難矣

錢福曰孟氏告梁惠王以致王不過省刑薄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此以礼信親愛立說却是根本要約之論不可以諸子乘之

羅大經曰三代以下用兵俱張如以又安有堅城銳陣足抵其鋒耶

鄒芬曰兵之務最項不止五者然五者足以盡其業

按叻曰前論詩士心可謂知所先務也復詳論兵之要委積厚賞祿非事用兵一依以以動以靜料敵制勝何往不可

馮叔吉曰吳起用兵與士卒分勞苦同寢食出單身探版插為士卒倡自古何能之將能使士卒用命將三軍若將一人者死焉得宜有以服其心故也

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庶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不勵則士不效節士不效節則衆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以民之所以勵也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輒士不旋踵以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

不選則衆不強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以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陣欲發發欲畢闔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下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食飡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自同之如以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攻權

二十九子... 楊道賓曰以篇
五章措詞當與
孫子十三篇相
次真見卓識豈
不可及

林希元曰將帥
為心士卒為支
節且句法新纏
對仗甚工萬古
不磨之論

葉重弟曰士卒
畏敵故動輒降
此善戰者能使
士卒用命畏我
而不畏敵故以
戰則勝以攻則
取以守則固也

卸守益曰兵有
守有攻者為善
客守者為主善
用兵者戰則不
可勝守則不可
下故以守權立
論

王慎中曰勝文
欲釋強而事五
子告以鑿池築
城而死守之國
之法修城池足
食足兵大略無
出此者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弱故進退不家
縱敵不擒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而不動決
而不禁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平無常試發攻必衄是謂病陵之
兵無足與鬪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
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
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而畏也畏利侮敵畏敵侮利見侮者敗
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
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
之權夫不愛其心者不私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私舉也愛在
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

守權

凡守者進不部圍退不停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
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部中乃收害廩毀瘠而入保令客氣千百
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
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
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廊
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守之池
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新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以守法
也救者不下十餘萬之眾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
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若波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

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守權

虞集曰守陣第
逆勢所必至歷
觀前史守孤城
之狀莫不如以
令人慘惻

羅大經曰以又
於不可守之中
求一生活之計
畢意是難于濟
事

舒芬曰丘者所
以誅暴盜少蒙
故有無道之國
暴虐其民天在

不敵城盡資血城者期年之城守餘放攻者救餘於守者若波
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陣而泣下以人之常情也
遂發其害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雄俊堅甲利兵
勁弩強矢者並於前公麼毀瘠者并於後十萬之軍頓於城下
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壘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
應以救而示之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
其老波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以守權之謂也

武諫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
財臣妾人之子女以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

所加不得已而
臨之

樓昉曰湯之伐
桀武之伐紂只
是誅其元兇元
城之日市不易
肆道無嚴旅東
征西怨南征北
怨有以也

馮叔吉曰將師
之交兵之時提
抱鼓立轅門鳴
鼓摩旌士視之
以為進退衆之
死生固之存亡
莫不係之自古
有重將而无威
君者是隆其任
故也

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
由其武諫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凡誅者所以明
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
貴大賞之貴小當殺勢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
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以將之武也故人主
重將夫將提鼓揮抱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當功立
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于抱端柰何無重
將也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
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
武諫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

二十九子曰
傳夏書曰豳兵
所向无有敵者
紂師億方武王
以死士三百沒
之於牧野紂辛
倒戈若是任不
可為疑也

楊道宿曰兵法
指紂亡之日謂
之疾日然紂以
甲子乎武王以
甲子旦孤處非
相之說皆非也

林希元曰水或
逆行或橫流其
震怒至于滔天
惟山倒海取以
喻兵極富

黃鳳翔曰豳婦
重修人事傲切
條建當為今古
不磨之論

袁宗道曰吳起
與兵與士卒同
甘苦均勞逸在
軍誼食者食而
後敢食其至與
士卒歟祖自占
御兵吳起其言
受抚士卒者

鄧守益曰將者
三軍之司命非
一劍之任直知
為將之休

明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
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戰斧陳開百里武王不寵士民兵不血刃
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考孤處占咸
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為難
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
爭者逆德也將者必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于上無地于
下無主于後無敵于前一人之兵如虎如狼如風如雨如雷如
霆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立
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成也今以莫印之利犀兕之堅
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

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下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
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
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襍漱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
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貴禮故古者甲冑之士
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
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志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抱而鼓忘其
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惠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
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
三舍之餘如决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望之
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兩首而還吳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將理

王直中曰：三尺法，王者與天下共之。法一輕一重，則民无所措手足。後世用法，深酷平者多，後患深者獲功名，甚至牽聯姻婭者，則姪之故有飽食暖衣之民，無啼飢號寒之民，有務本善治之民，無橫生爭奪之民。天下一家，海內順治。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無私于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寃囚于五步之外，雖鈎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柰何飢寒。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畊私織，共寒共飢，其飢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十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醜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佻，則欲心興，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為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反本緣理，出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戾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也有由矣

閔如霖曰：有盛世順治，氣象見人君當令人治本。

馮叔吉曰：此政愈加卓越，確切當為古今名言。

傳夏雷曰：歸本返源之論。

楊道賓曰：結語括起前意。

天官

林希元曰：黃帝之刑德，非時日。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

之所謂形德術
象多借誣之

黃鳳翔曰指人
事以勝時曰
論極當即孟子
所謂天時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之說可謂
知所輕重

陳后山曰獄多
逮繫則無辜濫
及宜得以免賄
出入其間遠近
附會因沿成風
奸人肆行良民
被累禍之慘可
勝言也

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
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
多積豪士一謀者也待筆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答人之背灼人
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
世諺云千金不歿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
之智不能開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國不下
十數中國不下百數大國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
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
也其次知識故人也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
無不離官府如此開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

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能省臣以為危也

治本

羅大經曰民之
本務在于耕織
男耕女織各務
其業各衣食足
禮義與法度不
立奢僭成風競
為淫巧奇技以
相高民始有飢
寒之患故曰雕
文刻鏤傷農事
也繡飾暴殫官
女工也農事傷
女工害則飢之
本寒之原飢寒
並至然而不為
暴亂老未之有
也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
粒蓋形有縷夫在耘耨妻在機杼民無一事則有儲蓄男無雕
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於土
食於土故埏埴以為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
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
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葛不款形
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瘠人若城下池淺守弱則
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為絕

卷之九
王維禎曰末把
黃帝來收結回
覆有力

王維禎曰末把
黃帝來收結回
覆有力

王維禎曰末把
黃帝來收結回
覆有力

王維禎曰末把
黃帝來收結回
覆有力

王維禎曰末把
黃帝來收結回
覆有力

王維禎曰末把
黃帝來收結回
覆有力

王維禎曰末把
黃帝來收結回
覆有力

王維禎曰末把
黃帝來收結回
覆有力

王維禎曰末把
黃帝來收結回
覆有力

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皆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

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

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以擊。公子心曰

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

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且費千金，令其勇士萬而緹公，固圍止，而皆以爲也。



